

觀 察

第 二 卷

第 十 四 期

專 論

學生扯起義旗·歷史正在創造

儲安平

論文匯·新民·聯合三報被封及大公

報在這次學潮中所表現的態度

儲安平

從經濟立場看美蘇關係

鄭林莊

科學叢談

美國西部之世界爺與萬縣之水杉

胡先驕

哀 思

追念顧臨先生

任鴻雋

觀

盪漾中的和平運動 (南京通信)

浦熙修

察

南京五二〇慘案的前因後果 (南京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通

北平學生反內戰反饑餓 (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信

清華園：讓血化為更堅強的力量 (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週末闢欄

獄中生活簡記 (二)

張東蓀

讀者

給全國專科以上同學的一封信
當局與六二二 今日與年前
與張莘夫先生同難者
中國非無化工人才 全堂大笑

觀察

我看學潮

觀察

文摘

王芸生

漫畫



給全國各專科以上

同學的一封信

觀察編者先生轉全國各專科以上學校的同學們：

我們八年的血肉抗戰，藉別人的勝利，我們也算獲得了「勝利」；可是這勝利所帶給我們的，只是經濟崩潰，農村破產，民不聊生，國無寧日；誰說這不是內戰的賜予？內戰，誰不詛咒？內戰，誰不憎恨？誰沒有受到內戰的剝削？誰沒有感到內戰的威脅？然而生為現代的青年，尤其是我們大學生，難道就以「詛咒」，就以「憎恨」就算對慘惡的現實以「報復」了嗎？對於「剝削」，對於「威脅」，難道僅以沉默的反感就解除了嗎？不，這是懦弱的，可憐的，最消極的表現，我們應當採取積極的行動，這行動不是予打擊者以打擊的報復行動，而是產生一股力量使它徹底澄清內戰的炮火。

「反對內戰」的口號，我們不知喊了多少時候，內戰不但不因此而稍斂，反而更是烽火連天，那末，「口號」有甚麼用？中國反正是注重民意的，我們雖不能積極的代表民力，至少我們應當產生極積極的力量，我懇切的呼籲我全國各專科以上學校的同學們，大家一致起來，組織「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反對內戰委員會」。

誓以衆志成城之志堅持我們的目的。如果說我們要顧忌到政府對此種行動的威脅的話，那末，它要逮捕學生，逮捕不了這麼多，它要槍殺，槍殺不了這麼多。我們也知道單在國民黨的統治區域內要求和平，只是片面的。我們應當同時向共產黨要求和平。但我們的目的就是無論如何也得要求國民黨作和平的主動者，以今天的國內時局言，至少須國民黨先讓步，和平才有可能。今天的國家大勢，實在不能再以何黨派的利益居於國家之上。在這民無噍類，國土破亡的時候，我們的行動是正確的，絕無一點偏見。國民黨苟能如是，假設共產黨還真的拒絕和談的話，除非它真是「奸匪」，那麼，我們不特擁護「戡亂」，甚至可以再來一次青年軍的號召，我們當不惜真正的為國犧牲。

同學們！我們不是剛才紀念了「五四」嗎？這關頭比「五四」還急迫。青年人的魂！難道今天我們就只有軀殼嗎？紀念「五四」，不是請幾箇教授講演，開個把「文藝晚會」就算了事，我們應當以行動來紀念它。那麼，這正是急於需要我們行動的時候了！事實告訴我們，在目前的統制勢力下：軍人反對內戰要槍斃，公務人員反對內戰要打破飯碗，商人反對內戰是好商，工人反對內戰是暴動；惟有青年熱血的大學生能夠多有一點自由，能夠避免一些統制，能夠得社會的同情，能夠得社會的諒解。那麼，這也就是時代所付與我們神聖的，偉大的，崇高的，唯一的責任，我們還能有卸責的餘地嗎？除非眼着國家

沉淪於自毀之途，若然，我們將成為民族的罪人，歷史上最無出息的一代青年！

同學們！負起「五四」時代的精神使命站起來吧！

張雪非 五月十八日 武漢

當局與六一

編者先生：五月二十六日時事新報晚刊載稱：「警局為應付六一暴動，頃已通令刑事處，督察處，及取屬各分局局長暨刑事股主管人員，對暴後人物，即日起嚴加監視其行蹤，並須予最短期中，對謀煽動者之名單，迅予調查完竣，務使六月二日之同盟罷工，罷課，及罷市，儘量收縮其可能擴大之範圍」。據此，地方當局顯已承認六月二日是「三罷運動」（借用該報標題）為不可避免之事實矣。

林國健 五月廿六日 上海

今日與年前

編者先生：五月廿日南京憲警嚴打學生的慘狀，各報均有記載。鄙人曾為年前湘桂戰時徒步難民之一，眼見軍隊狼狽逃退情形，兩相比較，實欲為國家一哭。

趙一夫 五月二十二日 上海

與張莘夫先生同難者

編者先生：本月十日張莘夫先生下葬這一天，滬甯北陵道上，人山人海，致祭於這位接收殉難的英雄，盛况空前。

張先生生前是資源委員會鑛業管理處的主持人。去年因接收撫順被殺，他的大名便很快的播遍全國。可是還有同張莘夫同時殉難的七位先生怎樣了呢？

我們紀念張莘夫先生是因為他接收殉難，為國犧牲。但是為什麼與張先生同時殉難的幾位先生不曾同樣享受到死後的哀榮，以及其他經濟方面的援助呢？他們殉難至今將將半年，尸骨無人問（當初僅向蘇軍抓回張莘夫一人遺體），遺孤無人問，看來更是白白的犧牲了。

潘元三 五月十八日 濟陽

中國非無化工人才

編者先生：資源委員會辦的台灣肥料製造公司，規模不小，有五個工廠，分設在基隆、高雄、新竹等處，由化工前輩柏林大學化學博士湯元吉先生主持其事。新近資源委員會介紹一位韓國人崔君君任該公司技術顧問。崔君到台後，雖待遇優渥，宿舍簡陋，悍然拒收聘書，拒收薪津，拂然而去。態度傲慢，令人氣死！查我國非無化工人才，何必定須另聘韓人，徒受其辱？用特函告，甚望資源委員會，注意及之。

許志敏 五月二十四日 上海

全堂大笑

編者先生：參政會上竟有若干參政員鼓吹第三次大戰，提出中國領銜反蘇的口號。有一位參政員說：「我們自己沒有力量打蘇聯，但可鼓勵所有國家打她。」其實這不過是雙大砲的舊調重彈，只能引起「全堂為之大笑不止」而已。

張允中 五月二十四日 南京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五）吳淞路
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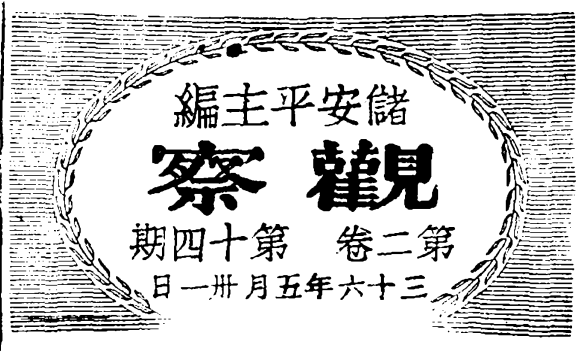
本期零售：每册二千元。

訂閱：先付國幣三萬元，款盡

通知續定。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

及寄遞方法。



本期作者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鄭林莊：燕京大學教授

胡先驥：北平靜生生物研究所

任鴻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

會幹事長

浦熙修：南京新民報採訪主任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學生扯起義旗·歷史正在創造

儲安平

我們在上期本刊論評學潮，截至五月十九日止。我們當時陳述三點：一、這次學潮的主要意義是對現狀不滿；二、目下尚在蔓延之中；三、學生非強力所能懾服。現在忽忽又過一週，在這一週間，大局發展，和我們前述三點，大致吻合。就第一點論，學潮已從非政治性質轉入政治性質；就第二點論，不僅在京滬平津一帶，罷課聲援的學校越來越多，就是遠至昆明廣州各地，最近亦紛紛響應；就第三點論，國民政府雖於十八日頒佈了「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而十九日上海依然有五千餘學生饑餓遊行，二十日南京六千餘學生依然在水龍、皮鞭、木棍之下冒死請願，同時北平萬餘學生亦仍在「反內戰反饑餓」的口號下遊行全市。日來各地當局雖已開始以行動來制止學潮，學生被捕被毆之事，絡繹發生，但是學生情緒依然高漲，心中憤怒更有甚。

這次學潮，最初是局部的、個別的、分散的。自從中大學生倡導「吃光運動」以後，遂使學潮在橫的方面發展開來，形成一個學生間的共同問題。京、滬、杭、平、等地學生大都響應這個運動。其後上海學生又改名為「搶救教育危機運動」，俾使這個運動的目標更加擴大，意義更加嚴肅。「吃光運動」和「搶救教育危機運動」，多少已牽涉到了政治問題，因為學生沒有飯吃與當前教育的種種危機，無不與內戰問題有關。北方的學生在這個時候直截了當的提出了「反內戰反饑餓」的口號，認為「饑餓源於內戰」，要活非先停戰不可。這個「反內戰反饑餓」的口號，立刻為南方學生所接受。南北兩地的學潮發展到這個地步，目標趨於一致，步驟亦漸統一，而真正成爲一個有歷史意義的學潮，遂開始在南北兩地，並肩邁進。

當學潮公開涉及政治問題以後，政府即認爲學生的行爲已越出應有的範圍，並認爲此次學潮，完全受人利用。政府對於學生這種指摘，我們難於同意。一個青年在求學時代，他雖然是一個「學生」，同時也是一個公民。法律並未規定，一個人要是入了學校讀書，他就將喪失他公民的資格。現在的大學生，大都已過法定年齡，他們絕對有過問國事的權利。今日國人，大都不滿現狀，對於內戰，尤其痛恨。因爲在這種內戰的局而下，無論是國家的或者是個人的前途，都被內戰打得一乾二淨，沒有一絲生路。我們曾在上期本刊分析今日青年學生苦悶失望憤怒的種種原因，並謂這種原因逼得他們不得不挺身而出；而最近王芸生先生在「我看學潮」一文（見本期刊察文摘欄）裏，敘述這次學生喊出「反內戰反饑餓」的背景，尤其針見血。學生在中國業已傳統地成爲了政治上的寒暑表，在過去，學潮的激盪無不反映當時政治的腐敗和黑暗。在這種全國怒吼的局而下，當局不反射自問：爲什麼那些學生要喊出「反內戰反饑餓」的呼聲？爲什麼全國的學生都那樣萬眾一心地遊行示威？還是一味訓斥學生；訓斥不足，施以

殘暴；這種態度，絕對不能使人同情。我們亦絕不承認，此次學生請願，係受他人利用。學生自擊國家危急，身受饑餓苦痛，痛中思痛，一切罪惡皆源自內戰，起而呼籲，起而反對，爲什麼一定要說他們受人利用？老實說，在今日這種局面下，假如還要受了他人的利用，才喊「反對內戰」，我們真要向蒼天呼號：「人心何在」了！

政府又用了許多大罪名加諸學生，認爲學生的行動，破壞交通，妨害秩序。關於破壞交通，姑以交大學生赴京請願一事爲例，交大學生實難担負破壞交通的罪名。交大學生本擬購票乘車（十四日大公報第四版），晉京請願。爲什麼政府不准他們購票？公務員可以購票，商人可以購票，農人工人可以購票，爲什麼學生就不能購票？赴京遊覽可以，赴京訪友可以，赴京經商可以，爲什麼去教育部請願就不可以？從法律觀點看，交大學生購票赴京，並不犯法，爲什麼政府要命令車站拒絕購票？政府禁止學生購票，在我們看來，無寧說是政府在破壞交通。交大學生認爲政府剝奪他們購票乘車的權利是非法的，自然心有不甘。政府既然蓄意破壞交通，他們祇好自己出來維持交通；自駕火車，離滬駛京。本來祇要他們的火車一開，交通亦即不難恢復。不料政府一不做，二不休，又拆起鐵路來，致使交通陷于停頓。無論如何，交大學生絕無存心破壞交通之意，事實上破壞交通的是政府，而現在政府反將破壞交通的責任，加諸學生，孰能得平！再說社會秩序，政府定出了一個「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維持社會秩序」而要「臨時」定出「辦法」來，大家想想看，這個「社會」還談得上什麼「秩序」。在我們看來，所謂「社會秩序」，決不僅僅是指汽車可以在馬路上駛行，火車可以在鐵軌上駛行而言。「社會秩序」的意義非常廣泛，其中最主要的是要使人安全，都有飯吃。去年五月上海的客飯祇有五百元，今年一月上海的客飯漲至四千元，請問政府有沒有維持這個「社會秩序」？流氓抽人是維持秩序嗎？任意搜查是維持秩序嗎？現在有許多人消失得無形無蹤，亦沒有看見政府負起責任來維持這個「社會秩序」。社會本來是比較安定的，就因爲政府無能缺德，所以弄到今日，社會越來越沒有秩序。今日擾亂這種社會秩序的決不是那些學生，制止了學生的請願遊行，也未必就算維持了社會的秩序。政府不盡其本身的責任，停止內戰，穩定經濟，而獨獨以妨害社會秩序的罪名加諸學生，是不能使學生心服

的。

政府認爲學生請願，是「聚衆威脅」。我們認爲「聚衆」則有之，「威脅」却未必。學生手無寸鐵，政府有的是騎兵憲兵，學生對於政府，何「威脅」之有？鄉間的百姓，看見軍隊來了，要米不敢不拿米出來，要柴不敢不拿柴出來，要他們去挑箱挖土，他們不敢不去挑箱挖土，這才是「聚衆威脅」。政府認爲學生請願，便是「聚衆威脅」，未免誇大其辭。有人又勸學生要體諒政府。老實說，假如政府處處體諒人民，不要人民去當砲灰，不要徵人民的食糧，人民那有不體諒政府的道理。「體諒」是相互的，在過去，人民「體諒」政府已「體諒」到有許多地方的人民連褲子也「體諒」光了，我們還是希望政府趕快體諒體諒人民，先把這個萬惡的內戰停了下來再說吧。現在人人餓得慌，他們一天到晚祇想吃飯，他們還有什麼閒心情來和政府有意爲難？

總之，我們認爲這次全國的學潮，完全是政府逼出來的。學生的意志絕對是自發的，而非被動的；他們的動機絕對是純潔的，而非卑鄙的；他們的精神絕對是勇敢的，而非怯懦的。錢端升先生說：「今天的學生，比我們的學生時代進步多了。第一、現在的學生瞭解人民痛苦，已與人民痛苦連在一起。第二、現在的學生無領袖慾，羣衆化了，無個人風頭，所以組織力強。第三、學生的見解進步，老實說，已走到我們的前頭。」我們完全同意錢先生的看法。我們在上期本刊就說過：「今日這一代學生，無論是他們的活動能力、組織能力、處理能力、或是宣傳能力，都遠非二十年或十年前的學生所能比擬。他們已建立他們的尊嚴，他們不僅完全成熟，而且他們那樣沉着堅韌，竟非老年人或中年人所能想像。」從前的學生運動，是學生跟了先生走，現在則是先生跟了學生走了。我們看這次學潮，在南京，中大的教授雖然發動於前（要求提高教育經費等等），結果是學生一開動就跨過了教授一大步。在北方，學生走在前面，教授不甘落伍，虛心而又熱情地牢牢的釘在學生的後面。在上海，教授似乎永遠被學生所遺棄了。這是青年人的驕傲，也是中年人的悲哀。也就這一點，更足證明今日學生之絕不輕易受人利用。在這次學潮之初，學生似乎都是爲了自已的問題，然而經過水龍先生、皮帶先生、木棍先生、石子先生的教訓，學生在心靈上又驟然跨前一步，孕育出一種更爲崇高更爲偉大的精神。

他們瞭然他們在今日這個時代中已肩負一種新的任務，亦即歷史的任務。他們現在正企圖以他們的熱血來轉旋這個天地！南京學生饑餓請願團的主席曾說過：「現在公教人員和老百姓不敢喊。他們不敢喊，我們要替他們喊出來！」本刊北平通信亦說，北平的學生都以爲這一次的學潮，就是一個「新五四運動」的序幕，他們要替人民呼喊。他們已深深覺得，單單爲了自己的利益爭，這個爭是渺小的，必要替廣大的人民爭，這個爭才是偉大的。現在全國的教授，特別是北方各校的教授，都站在學生的後面，全國的開明的進步份子，也都站在學生後面，這是一個堅強的陣線，一輛動人的圖畫，一首偉大的史詩。從各種形勢看，當局均已開始用鐵腕來衝散這一個陣線。我們尙難逆料一切前途的演變。但是我們相信，當學生在極

端的團結之下，意志堅定，組織嚴密，胸脯挺起，脚跟站牢，這一條鐵練，絕不是木棍所能打得斷的，這一股洪流，絕不是幾輛警備車所能攔得斷的。我們絕不相信政府能把天下的學生都捉進監牢。我們看，五月二十五日在上海被捕的學生宣傳隊，那樣義無反顧，從容地走上警備車的神情，這是多麼壯烈的場面。被捕的八九十位學生，在警備司令部的看守所裏，依舊慷慨高歌，聲聞戶外，這是一幅多麼感人的情景。我們堅信，在當前這種黑暗危急的局面下，學生將永遠發揮其力量，以挽救國家的命運。在這樣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中，終會爆發出光彩奪目的火花，而新的中國就在這火花中孕育生長！

(五月二十六日)

論文匯·新民·聯合三報被封及大公報 在這次學潮中所表示的態度

儲安平

五月二十四日，淞滬警備司令部下令查封文匯、新民、聯合三報。令文如下：

「查該報連續登載妨害軍事之消息，及意圖顛覆政府破壞公共秩序之言論輿新聞，本市爲戒嚴地區，應予取締，依照戒嚴法規定，着令該報于明日（二十五日）起停刊，毋得違誤，此令。」

這被封的三家報紙，在一般人心目中，都是左翼報紙。所謂左翼報紙，大體上是指這家報紙在思想上比較前進一點，在言論上比較激烈一點。按照出版法規定，報紙的負責人是「發行人」。據我們的看法，這三家報紙的發行人，大都祇能算是經營商業的人物，他們腦子裏想的，第一件事還是如何能夠多賺幾個錢的問題——進一步，希望多賺幾個錢，退一步，至少希望收支平衡，能够維持這一張報紙。若說他們有一「顛覆政府」的意圖，那真是捧了他們。至于這三家報紙的編輯人員，我們不能不承認，他

們大都是些比較進步而有獨立意志的民主份子。這是很正常而且很自然的事情。一個國家若無進步，便需要多幾個這種份子。假如一個國家的人民，個個都是唯唯否否，請問這個國家還有什麼生氣？我們所以能够抵抗日本，苦戰八年，不爲暴力屈服，就靠我們國民有這一點獨立意志。若說「左」，老實說，這三張報真不够「左」；若說激烈，這三張報亦不够激烈。要是比起南京那位潑婦罵街的反共專家某大炮，文匯新民等兩報上的文章簡直是「溫吞水」。我很坦白的說，我對於文匯新民兩報的作風（我不常看聯合晚報），有許多地方是不敢苟同的。不敢苟同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爲這兩家報紙的編輯態度不够莊重，言論態度不够嚴肅；我很少在文匯報上讀到真有重量的文字。

我認爲這三家報紙被封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他們的言論，而是由于他們的新聞。這被封的三家報紙都有一個共同的脾氣，就是專門喜歡刊載那

些爲政府當局引爲大忌的新聞。他們所拿的大都是事實，無奈今日發生于社會各方面的事實，都是政府所不願讓大家都知道。政府所願讓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總統已歸中央社獨家發表了；假如這三家報紙專門刊載中央社的消息，我敢拍拍胸脯担保這三家報紙絕不致被封。無奈中央社的消息許多人不要看，而且不要看中央社消息的人愈來愈多，而這三家報紙的編輯部同人，又都不識時務，自以爲負有神聖的新聞使命，拚着命要在中央社的新聞眼以外去找新聞。不幸他們所登的新聞，政府越顧忌，讀者越要看。政府既無力在根本上防止那些「新聞」的發生，於是祇好設法來制止那些「新聞」的發表。

這次學潮，當局弄得焦頭爛額。查封報館，而且一封三家，這本來是一種希特勒式的作風，報載中國現在正由我們勞苦功高的蔣主席領導我們步入民主之路，大概若非走頭無路，絕不致走此一着。不過我們不承認這被封的三家報紙有任何「陰謀」要煽動學潮，甚至「意圖顛覆政府」。當然，報紙在任何公共生活中都是要發生一種消息傳播的功效的，但我們不承認，有了這幾張報，就可以整起學潮，沒有這幾張報，就可以消弭學潮。據我們所知，文匯報是有查封之說，恐怕還是因爲上海幸而有這位開明民主的吳國楨市長，所以文匯報至少還能出版至五月二十四日。這次大塊正如 The Evening Post 主筆先生所感覺的：「政府的重要領袖們多少有點孤注一擲的冒險」，而終致出此一着。三報被封的理由是「連續登載妨害軍事之消息，及意圖顛覆政府破壞公共秩序之言論及新聞」，對於這個理由，各有各的看法，我們亦無意在此辯論。祇是我們要公開宣稱：我們在同業的立場上，不能不向被封的文匯、新民、聯合三報同人，表示我們最大的同情。查封已經是一個事實，我們希望政府善爲補救，設法使上述三報早日復刊，以恢復民主國家新聞事業的常軌。

• 察 觀 •

關於大公報對於這次學潮所表現的態度，我們亦願略加論列。在這次學潮中，大公報所表現的態度，實在不孚衆望。英大事件和交大事件都是局部問題，姑且不說，就是十五、十六兩日南京中大金大兩次俄餓遊行的新聞，不編在第二版要聞版中，亦還勉強可以說得過去。可是五月二十日南京發生了這極壯烈的慘案，這樣震動全國而有強烈政治意義的新聞，大

公報還不肯編在第二版要聞版中，這是什麼編輯態度？（按：二十一日該報第二版因參政會開幕，新聞篇幅擁擠，但假如大公報重視這次學潮的話，該日該版其他零星新聞，都是可以騰讓出來的。）同時，像南京五二〇慘案這樣一個嚴重的新聞，大公報竟用「首都一不幸事件」這樣一個輕描淡寫的標題，這是什麼編輯技術？至於說到評論，該報五月二十日的短評論南京的慘案說：「不幸執行禁令者在方法上未能充分體會上者愛護青年的本心，卒至演出慘劇」。全國青年聽着：你們同意大公報的話，承認今日在上者還有一點愛護你們這批青年的意思嗎？你們承認，當有人用木棍鐵棍在你們頭上劈打下來，這就是愛護你們的表現嗎？在五月十九日的社評中，大公報視學生請願爲「暴力的革命」，五月二十二日的社評中，認爲「學生近來的行動」——「太天真幼稚」了，認爲「青年人太簡單了」，認爲學生在請願中「充分表現其行動的兒戲性」，而且甚至認爲今日之學潮，直爲「小孩玩火」。我讀大公報前後十幾年，實在從來沒有看到大公報有過這樣違反民心的評論。當然，我不能不在這兒提出，這次大公報在學潮中所表現的言論，如此灰色，不能領導當前的潮流，亦許與王芸生先生的適有北行有關。假如王芸生先生在上海，在他的主持下，我相信大公報的言論決不致搖擺怯弱到如此程度。不過這次大公報在上海及南京兩地的採訪同人，都甚忠實，熱忱，前進，此可於他們的報導中見之。他們的努力多少若大公報挽回一部分讀者的感情。

關於大公報對於這次文匯、新民、聯合三報被封所表現的態度，我們亦不能不出而一言。在五月二十五日大公報第四版上，大公報祇以三號字的標題，平平淡淡地刊出文匯等三報奉命停刊的消息。大公報的編輯先生大概對於電影明星及歌唱明星都是非常發生興趣的，凡是外國什麼一個電影明星有了一點什麼新聞，大公報照例要加上「花邊」登出來（請閱最近數月大公報第三版下半面，其事數見）。在大公報的編輯標準中，大概像在一個城市中同一天封了三家報紙這樣一個消息，其重要性還不如一個電影明星的私人軼事。大公報對於文匯等三報被封，始終未發一言，以示同情。五月二十五日是星期日，該報例刊「星期論文」，但爲什麼不寫一篇短評呢？二十五日不寫短評，爲什麼二十六日不寫一篇社評呢？今日爲二十八日，文匯等三報已被封四日，大公報對於此事始終不置一辭。且不說

別的，至少站在同業的立場上，大公报也應當寫點文字，向當局抗議一下。大公报所以默無一言，還是認為文匯等三報應該被封呢？還是嚇得不敢說話呢？（文匯報被封後，大公报對於學潮的新聞，已有改變）。還是幸災樂禍，坐視不救呢？上述三因，必居其一。我覺得大公报這次的措置，顯然失態，至可遺憾。

最後我不能不聲明一二。我和聯合晚報裏的同人，一個都不認識，甚至連他們的姓名我都不知道。新民晚報的高級負責人中，有二三位是我的朋友，可是彼此皆忙，雖然同在一地，我和他們已有整整八個月未見過面。文匯報裏面，我僅和文匯報的總主筆徐鑄成先生前後見過四次面，都是

寒暄。我曾有事寫過兩封信給徐先生，但是徐先生為人傲慢，吝賜一覆。獨狗大公报裏面，我的朋友最多。單說在大公报編輯部份服務的，就有六位先生是本刊的選稿人。但是我們今日所檢討的問題，不是任何涉及私人恩怨的問題。我們今日從政也好，論政也好，必須把私人的感情丟開！這就是今日我們需要煅煉自己的地方。當此一日查封三報，警備車的怪聲馳騁於這十里洋場之日，我們仍舊不避危險，挺身發言，實亦因為今日國家這僅有的一點正氣，都寄托在我們的肩上，雖然刀槍環繞，亦不能不冒死為之；大義當前，我們實亦不暇顧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

（五月二十八日）

從經濟立場看美蘇關係

鄭林莊

站在經濟的立場看，美蘇的關係鬧到今天這般糟，實在是件極大的不幸。

美國在戰時曾把國內的生產力擴充到空前未有的程度。據估計，她的戰時生產量至少比戰前的水準高出一倍以上。美國這樣一分強大的經濟力，不但為國內增加了經濟的繁榮，不但為聯合國負起了「民主國家的兵工廠」的使命，替世界贏得最後的勝利，而且更讓她對領導戰後重建的能力和必要加強了信念。因此，她在戰爭還沒有結束，就唱起世界合作的論調。根據美國的算盤，她如果想在戰後仍然保持戰時那樣的繁榮，則非繼續維持戰時那般強大的生產力，以使國內的人口都有就業的機會和收入的保證不可。固然，經過長期戰爭之後，美國國內已有許多工廠的機器設備都已陳舊不堪必須補充替換，還有許多民間應用的東西在戰時不能買到必須在戰後大量添置，而且在經濟復員的時候也有許多生產事業要重新裝備起來，這樣在戰後的一個時期裏，停頓國內的市場已够吸收那龐大的生產。可是國內這份容納的力量總是一定的限度的；況且她的經濟發展力又是

那樣廣大無邊，如果戰後不能對國內的產業做合理的計畫和限制（這在自由主義的美國是顯然不易做到的），那末這個限度就更易很快的達到了。因此，為了自身的利益，她不能不把眼光放在對外的發展上，企圖用扶助會受戰爭破壞和產業落後的國家的方法來開拓國外的市場，好讓國內大量的產品能有銷路，大量的資金能有投資的對象。這種動機可以說明美國一切有關國際方面的措施和政策。她在戰事結束之後，所以要立即發動國際貨幣基金與國際建設銀行的組織，後來又拿三十七億五千萬的大借款來換取英國在國際貿易就業會議中支持其發展國際自由貿易和維持全民就業的提議的條件，都可以說是基於這種打算的。可見美國即使單為自己的利益着想，也要在戰後促成國際的經濟合作，並用全力來協助別國的復興的。至於蘇聯的處境則與此適反。她是這次大戰損失最重的國家。當德國向她進攻，不但想要佔領她的土地，而且更下決心要把她在實行五年計劃以來一切新建的工業基礎徹底破壞，使之淪為一個祇能生產原料和供給食糧的殖民地。因是在蘇聯的淪陷區裏，幾乎沒有一處的工廠、鑛山、油田、農場、交通設備和房屋田舍不遭德軍的掠奪和摧毀，損失的慘重是不易用數字來形容的。經過這樣嚴重的破壞之後，蘇聯政府對戰後的重建就要

負起雙重的責任。她一方面要顧到如何去收拾淪陷區裏的殘破局面，一方面又要顧到怎樣去繼續以前的努力，讓國民早有休養生息的機會。蘇聯自中國以後，就力圖自力更生，國內一切的建設可說都是由人民節衣縮食而來的。她本想，經過幾個五年計劃之後，就可以勻出一部分資源來增加消費品的生產，好讓國民多得一點安逸和舒適。但經這次戰爭破壞之後，這種希望又成泡影，於是她在她去年頒佈的第四次五年計劃裏，又不能不偏重於重工業的建設。蘇聯政府對這種結局是不能漠不關心的。假如在這種困難的局面之下，她能得到外力的援助，讓她能得到一部分的機器和技術來重興工業，讓她能得到一部分的糧食來救濟饑饉，至少她的經濟可以早復舊觀，她的建國過程可以縮短年限，她的國民也可以減輕許多痛苦，因此她對國際的協助也就不能無動於中了。

根據上面的分析，已可約略看出美蘇兩國在經濟的建設上是其着相輔相成的作用的。若將觀察的範圍再縮小一下，則我們更能看到雙方在戰後建設上密切合作的必要。美國經濟復員的過程，是先從發展重工業做起的。這一方面固是戰時工業的性質（戰時要製造軍械，重工業特別發達）的影響，他方面是由戰後產業界對機械設備交通器材等資本貨的需要特別增強所造成的。二十年以來，美國造出的資本貨已滿有超過市場需要的趨勢。此外，農工也是美國戰時特別發達的實業。由於戰時歐亞兩洲農業國家的生產受戰事影響先後停頓，美國的農業生產就乘機發達。這種情形正和第一次大戰一樣。等到戰爭停止，海外國家的農業生產逐漸恢復，對美國農工的需要也就慢慢的降低，因是到現在美國的農產也發生了過剩的現象。目前美國國內正對這種過分發展所造成的供求不均的現象漸感不安，生怕它會引起另一次的戰後恐慌；而其他的國家也在憂慮這種現象會像上次的恐慌一樣，以美國做中心，經過國際貿易的媒介，波及全世界。反之，在蘇聯方面，即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爲了應付戰後建設的雙重任務，她亟需這些機械設備交通器材和農產產品。以蘇聯幅員之廣，生民之衆，破壞之深，亟需之切，她容納各種物資的胃口是十分龐大的。所以假如美蘇之間能繼續戰時那種含有無間的互助，在戰後也彼此相濟，拿美國的多餘來補蘇聯的不足，則不但兩國的問題可以解決，就是世界而恐慌也可以藉此消滅繫綫。但不幸，自停戰以後，兩國的關係却愈弄愈糟，這種理

想的實現也就愈來愈微了。

二

使得美蘇關係惡化的因素很多，但單就經濟方面來說，其中也頗有幾索可尋。首先我們可以指出兩國經濟制度的不同在貿易關係上所生的障礙。美國是自由企業的堡壘，蘇聯却是計劃經濟的創始者。在計劃的和統制的經濟體系之下，蘇聯的對外貿易祇是國家整個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這一部門的活動一定要跟其他方面的活動密切配合，並且還要按照預定的計劃來進行。因是蘇聯的對外貿易政策一向都受她的經濟政策和外交政策所左右。蘇聯立國的最大目的，是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國家。因之，爲了現代化，她必須用最大的速度來實現國家的工業化；爲了建立社會主義的體系，她必須運用縱橫捭闔的外交手段來保障國家的獨立，以便從容的從事於內部的改造。這兩個因素對蘇聯的對外貿易政策發生很大的影響。所以她的向來輸入的商品，全要看國內的需要和能否自產的情形而定。譬如在實施集體農場的初期，她就拚命自國外購買曳引機等農業機械，等到一九三四年國內已經可以自造了，她就突然停止購買，即使外國農業機械的價格比較便宜，也不能改變她的政策。蘇聯這一舉動對輸出國的農機製造業會發生過很不好的影響。其次，她的輸入量也是要看她所能集集的支付工具的多少來決定的。蘇聯用來支付輸入貿易的工具有三種：一是按照計劃所能籌出的外匯，二是國內所產的黃金，三是外國的信用借款。她每年輸入的多少全以這三種支付工具的來源之大小爲準繩，很少通融。蘇聯對外貿易政策受外交政策所左右的例子也很多。像戰前她祇管對美國的產品讚不絕口，可是爲了修睦德國，她却把大批的訂單送給德國，就是一個顯例。又像去年在國內糧荒嚴重的情勢下，却在法國選舉的前夕輸法在酷愛自由的美國人看來，已够不自在的了，已够不願和她發生貿易關係的了，更何況在此之外還有許多實際的困難使得美蘇的貿易關係不能暢通呢？

前面曾指出蘇聯對外貿易的三種支付工具，她對美國支付的工具當然也不外乎這三種。第一種所謂在計劃內所能自籌的外匯，是指她在依照計

開發國內經濟的限度內所能勻出輸往外國的產品。蘇聯過去能够大量輸出的商品都是些食糧和工業原料。就目前的情形說，她自身對這些東西的需要已經很大，若再從中提出一部分來交換美國的物資，實不容易，何況這些東西也不是美國所迫切需要的。這一點既然不易辦到，其次就是用黃金來購買美國的貨物。但美國自從實行黃金國有政策以後，國內的存金量已很大，她目前也無意再吸收大量的黃金。因此，目前唯一能增強美蘇貿易關係的方法祇剩下借款一途。

在戰事剛剛結束的時候，蘇聯原想美國可以幫助她的國內建設的，所以她想從美國得到一筆大借款。有過一個時期，美蘇十億元貸款的傳說很盛，成功的希望也很大。但後來因為美蘇在國際會議上，屢次發生爭執，裂痕日深，結果借款之說沒有實現。蘇聯既不能從美國得到借款，那末假如她能轉向國際建設銀行借到一筆資金，也未嘗不可以解決她的問題。但這一着却因蘇聯沒有加入該銀行也不能實現。蘇聯不參加國際的金庫組織，也和她的獨特的經濟制度有關。在她那種計劃經濟制度之下，她可以絕對的控制她的幣制和對外貿易，而使她的經濟體系脫離國際經濟的活動而超然於外。因此，她對穩定匯率暢通貿易等等安定國際經濟的措施就不感必要。而且爲了免得因爲加入這種國際的機構而使自己受到約束，她反而故意與之遠離。設立國際貨幣基金、國際建設銀行和國際貿易局的主張，本多出自美國的引導，這是她想溝通國際經濟的理想，也是她用來爭取世界經濟領導權的法寶。如今蘇聯在這些主張上不來支持她，她自不免要痛恨。所以蘇聯不能加入這些國際的經濟組織，不但影響蘇聯取得借款，且還成了美蘇交惡的一個導火綫。

三

蘇聯既然不能得到貸款來購買建設的物資，她就不得不轉變方向從她佔領的地區和跟她友善的國家身上想辦法。過去一年，蘇聯曾用盡方法從這些地方取得國內建設必需的物資。所用的方法中，有的是自佔領區移走資本性的資產和自其現行生產中取得賠償以及沒收德人在其附庸國中的資產；有的是和附近的北歐和東歐的國家各別訂立雙邊貿易協定，實行以貨易貨的政策；有的是利用沒收過來的德人資產作爲資本和德前附庸國家合

辦企業；還有一項就是向瑞典政府借到十億瑞幣（約合二億七千八百五十萬美元）的五年貸款，用來購買瑞典的工業產品。這些辦法有的是在雅爾達會議或波茨坦會議經英美的同意的，有的却到現在變成美蘇爭執的焦點（如自德國現行生產取得賠償和對德人在奧資產的解釋的爭執，已見於馬歇爾自莫斯科會議歸國後所做的報告），不論有沒有在國際會議上得到協議，當此美蘇交惡日深的局勢下，蘇聯這些舉動總會加深美國的猜忌和恐怕。在美國看來，蘇聯這些行爲的意圖是要控制和獨占北歐和東歐等外國國家的經濟，以便造成以蘇聯爲中心的經濟勢力來和美蘇做對。爲這種疑團所支配，美國自然也想樹立她自己的勢力範圍，並且還要仗着自己的雄厚的經濟力向蘇聯地帶做經濟的進攻，企圖打倒對方的勢力。而美國這種行動又適足增加蘇聯的誤會，深信美國是在運用金元外交來威脅蘇聯的生存。這樣一來，在業已緊張的美蘇對峙局面上，越發加深了雙重的疑懼。

據我們推測，美蘇的關係如果這樣繼續下去，則蘇聯一定要繼續的運用雙邊貿易政策來和外國進行貿易，設法把現在居於圈外的國家逐個拉進圈子裏頭，而把美國的勢力孤立隔離。目前在蘇京進行的英蘇貿易談判就是這種政策的表現，不過英國雖能單獨和蘇聯發生貿易關係，但不見得會加入蘇聯的陣綫。而在美國，則也一定要加強她的金元外交的力量，把一些國家拉進她的懷抱裏去。例如援助希土的法案和正在盛傳的對法借款就是這種手段的運用。如果我們的猜想不錯，那末美蘇對立的結子將愈繫愈緊，由此引起的後果也就不堪設想了。

四

然而，由經濟的因素造成的美蘇對立究竟有沒有實際的根據呢？我們的答案是沒有。不但沒有，而且這樣下去，對雙方都不利。

大體的推測一下，蘇聯可能造成的經濟勢力圈將包括北歐和東歐的國家，而美國的勢力將倚重於西歐與巴爾幹和一些經濟落後的國家。當這樣一個對壘的形勢形成後，蘇聯將從她的圈內取得必需的建國物資，美國則將以貸款的方式來協助其圈內國家的經濟發展，好讓她們變成美國的市場，而美蘇的經濟集團或彼此互不往來有如德國的各個佔領區，或即使往來

也是非常困難的。這樣下去，我們可以斷言，兩方的收穫都不會太大。過去蘇聯圈內的國家用來生產的機械器材多半要仰仗英美和德國的供給，今後既不能繼續取給於這些國家（德國蘇聯佔領區的工業並不發達），則經過幾年之後，現有的機器設備逐漸陳舊，生產漸減，這樣就連對蘇的供應也要大受影響。至於美國圈內的情形也不見得會比蘇聯的光明。目前最容易接受美國資金的國家，多半是些經濟落後的國家。這些國家的經濟不是短期間可以建立起來的，在經濟沒有長足發展之前，這些國家永成美國的一個負擔。美國雖雄於資金，但長久填坑，究竟不是「生意經」。美國這種顧慮，充分表現於最近公佈的美共和黨人司徒森於四月九日和史達林晤談的筆錄中。當史達林指出美國在歐亞等地有廣大的市場時，司徒森立刻回

答說：「這些國家不見有償付的能力。」這是真情的流露，不能把它當做官場的虛套看。

所以從正面看，祇有美蘇合作才能給雙方帶來最大的利益。以美國充沛的經濟力來協助蘇聯戰後建設，蘇聯絕不用顧慮物資的不足；以蘇聯廣大的發展力來吸收美國的生產，美國今後的市場也可以得到保證。如果能合二者之長，再加上英國的幹才和經驗，合力來開發世界各國的資源，則戰後全世界的繁榮和安定將穩如磐石。但實現這種理想的前提，是要蘇聯放棄現行的各種阻礙國際貿易的手段，而美國也要消除目前的疑懼用真情實意來接近蘇聯。世界的和平戰亂常繫於毫厘之差，為人類的前途着想，我們深望美蘇兩國能從經濟的基礎上看出合作的必要！

美國西部之世界爺與萬縣之水杉

胡先驕

世界上最著名最高大最老之樹，為美國西部加利福尼亞州之兩種杉科喬木，號稱為「世界爺」者。此樹共有兩種。一種生於加州與俄勒岡州西部海岸，一種生於加州東部雪山（Sierra Nevada）。前者分布較廣，後者則較為稀少。前者生於較暖較潮濕之地，後者則生於較高寒之地。前者之學名為 *Sequoia sempervirens*，後者之學名今改定為 *Sequoiadendron giganteum*。「世界爺」一名本為紀念一有名之美國印第安人 *Sequo-yah* 者。最初發現者為 *S. Sempervirens*，其學名之意為帶綠世界爺。在西歷一七六九年西班牙教士克勒士比在其日記中會記述此樹。其後則旅行家與植物學家多人更作詳盡之研究與描寫。此樹分布頗廣，成叢處之森林。其最大者一株高三百四十五英尺，基部圍七十二英尺，直徑十六英尺零六寸，含有二十三萬五千板尺木材。其最高之一株則高三百六十四英尺，為世界最高之樹。此種美國人稱之為「紅木」(*Redwood*)，但與中國通常所稱為紅木之豆科喬木，迥非一物。

至於加州東部雪山之世界爺乃「大世界爺」，美國通常稱之為「大樹」(*Big tree*)。主要之大樹，多生於世界爺國家公園中。其最大之一

株名為薛曼將軍 (*General Sherman*)，號稱為最大之生物。自其基部以卜高度為二百七十二·四英尺，基部之圍為一百〇一·六英尺，基部最大之直徑為三十三·七英尺，最大之枝之直徑為六·八英尺，全體積為六十萬〇一百二十板尺。其全重量曾估計為六千一百六十七噸，或一千二百萬磅，與他物相較，此樹之高等於一長街，其圍等於一長街三分之一，其全重等於汽車四千輛，其木材可用以建造五室之小房四十幢，或用以造一木箱，其大可以裝一最大航行大洋之輪船。名格蘭脫將軍 (*General Grant*) 者則為第二大樹。高二百六十七英尺，圍一百〇七·六英尺；含有木材五十一萬六千四百五十六板尺。

據可靠之紀錄，一株較小之大世界爺，曾經計算其年齡為一千八百三十年，薛曼將軍之年齡則在三千五百年以上。加州大學接生教授曾計算一株常綠世界爺之年齡為三千二百二十六年。耶魯大學之亨丁頓教授宣稱曾計算大世界爺之年輪，至少有四株超過三千，一株為三千一百五十，至少有七十九株年齡超過二千。換言之，此等老樹最老者生值武王伐紂之時，至孔子降生時，其壽已幾近千年，至秦始皇稱帝時，其壽為一千三百

三十年，至耶穌降生時，則已壽達一千五百年，至匈奴人毀滅西羅馬時，則此樹已享二千年之高齡，至第一次十字軍興則此樹竟達二千四百年之老壽。除此已確知其年齡者外，甚或有躬逢唐虞之盛世者焉。

世界爺不但生命最長，其發源亦極早。藏有世界爺之化石之最古地層為白堊紀。至第三紀之初年，則世界爺甚為繁茂。世界爺最發達之處為阿拉斯加與西伯利亞間白令海一帶。此地第三紀之初為聯接亞洲與北美洲之大陸。其時氣候溫和，恐龍與犀牛等古動物，皆往來於此地域間。世界爺在其盛時曾分佈於歐亞與北美三洲，在東三省與日本皆有廣被之世界爺森林。藍氏世界爺 (Sequoia Langsdorffii) 為亞洲與北美洲習見之種。至第四紀冰期，歐亞兩洲氣候酷寒，世界爺乃滅亡。世界爺在其盛時，據云共有十二種之多，而今日僅有兩種幸存於北太平洋海岸。世界爺之近視共有數屬，分生北美洲與亞洲。但其最壯之血族則為去年在四川萬縣發現之水杉。至於其學名與歷史則為近代植物學史上最有興味之事。上文曾云在第三紀初年，北半球共有十二種世界爺，其實其中有數種即屬於水杉一類而非真正之世界爺。先是在民國三十年，日本古植物學家三本茂根據兩種早經發表日本產之化石世界爺 Sequoia disticha Heer 與 S. Japonica，認為其形態與真正之世界爺不同，應另立一新屬，乃稱之為 Metasequoia (變形世界爺)。此兩種皆產於日本本州最新世 (Pliocene) 之煤礦中。在民國十七年，日本古植物學家遠藤誠道在我國東北撫順始新世煤礦中與庫頁島南部發現另一種化石而稱為「中國世界爺」 (Sequoia Chinenensis)。但據予之研究，則此種亦為一種「變形世界爺」，而非真正之世界爺。據予之研究，則此屬之歷史已上溯至數千萬年以上。變形世界爺與世界爺之區別，在前者之果鱗片為對生，而在真正之世界爺，果鱗片則為螺旋狀排列。此種形態上之歧異，極為重要，故不得不為之另立一屬名。

去年二月，農林部中央林業實驗所職員某君，在四川萬縣路旁水邊發現偉大之樹三株，土名為水杉。其最大之一株高至三十四公尺，基部頗大，圍至七公尺。其葉冬季連短枝一同脫落，對生羽狀排列，其球果鱗片對生。鄭萬鈞教授得見此樹之鱗果標本，斷為一杉科新屬。後給予研究，則知此樹乃與三木茂所發表之「變形世界爺」，同為一屬之植物，而與美國之兩種世界爺，而統最近。後經美國加州大學古植物學家耐教授 (Prof. Ralph W. Chaney) 研究，則知此屬亦生於美國西部漸新世地層中，歐洲亦有之。於是乃知在第三紀之初，此屬與世界爺均發生於亞洲東北部而分佈及於歐洲與北美洲。但至冰期則皆絕跡。碩果僅存者，只有四川萬

縣與湖北利川之水杉 (Metasequoia viva Hu et Cheng) 一種。無怪耐教授稱之為一世紀中最有趣之發現也。尤可怪者，湖北與四川萬縣，皆英美著名植物學家如亨利教授與威爾遜博士等多年跋涉採集之地。而此龐然大樹竟未為彼等所發現而留待吾人，不可謂非有幸不幸矣。

與此二屬統相近之大喬木，尚有數屬。一為美洲之落葉柏 (Taxodium)。共有二種。一產美國東南部，一產墨西哥，為生於水邊之落葉喬木。墨西哥落葉柏有一株，基部直徑四十英尺，據估計其壽命為四千至五千年。但一般皆無此老壽，僅享壽一千至一千五百年而已。

另一屬則為孔雀杉，又名針葉杉柳杉或搵杉 (Cryptomeria)。共有兩種。一種產日本與中國，一種產雲南。日本日光山上之杉林最為著名。在中國則有西天目禪源寺後清乾隆皇帝所封之樹王，與廬山黃龍寺前二株之「婆羅寶樹」。此樹在浙江處州一帶多成大森林，木材甚佳，供建築則。其高至一百二十五英尺，徑十至十二英尺。

另一屬則為水松，學名為 Glyptostrobus pensilis。為落葉喬木，與美洲之落葉柏最為相似。在第三紀時歐洲亦有之，但久已滅絕。僅有一種生於廣東福建江西三省。其樹高至七八十尺，有時成灌木狀。其木材不甚佳。但為美麗之觀賞喬木。在長江以南，可以廣為栽培者也。

最後一屬則為台灣杉 (Taiwania)。此屬共有兩種。一生台灣台北阿里山太平山一千八百至二千六百公尺處。其最大之一株高至一百九十英尺，胸圍高至三十英尺。日人稱為神木。此種經東京帝國大學植物學權威學者早田文藏教授命名為 J. Cryptomerioides，以其與孔雀杉相似也。另一種則為 J. Fossiana。首先發現於上納甸與絲江山谷與滇北萬蒲桶二千二百五十至二千五百五十公尺之高山。高至七十公尺。王啓無教授曾砍代一株，數其年輪在一千七百以上。此外或有更老之樹，曾經躬逢秦漢之盛世，不啻商山四皓尚生存於今世也。

中國地大物博，植物種類之富，甲於世界。古代殘存之植物如公孫樹，水松，水杉，台灣杉，福建柏等，皆世界所無，而西南各省珍奇之植物種類尤夥。印度植物學家巴利博士 (Dr. C. S. Pan) 曾估計雲南所產木本植物各屬，約佔世界所產百分之九十以上。吾人據此幾可斷言雲南乃世界被子植物之搖籃。前此歐美植物學家，在雲南已經有曾出不窮之發現，而近十五年來我國植物學家之新發現尤夥。最近所發現之水杉，乃西南植物中最重要的最有趣之新發現，其科學重要性不在祿豐龍與北京人之下。不過水杉尚巍然存在，而祿豐龍與北京人則已成爲千萬年前之化石耳。他日若能移植一株於南京陵園之中以供萬民之景仰，不但此珍木可大顯於世，亦以證明中國科學家之研究成績也。

追念顧臨先生

任鴻雋

一九四七年三月廿七日，中國失去了一個純潔的，不自私的，爲了中國的利益服務，數十年如一日的好朋友。洛基·希爾曼·顧臨（Robert Sherman Greene）先生在離他家鄉不遠的地方，美國弗洛里打省西棕樹海濱（West Palm Beach, Fla.）逝世了。

顧臨先生雖是美國人，他的一生事業，差不多都是在中國的。他在一八八一年，生於美國麻省的威斯保羅（Westborough）。二十歲時畢業於哈佛大學，後二年即入政界爲外交官。他在巴西，日本的長崎，神戶，做副領事，俄國的海參威，我國的哈爾濱做領事之後，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做漢口的總領事。彼時正值中國的辛亥革命，他對於革命軍給了不少同情的贊助。後來他說到此事時，仍是興高采烈。一九一四年以後，他做美國洛氏基金會的中國醫學社（China Medical Board）主任，直到一九二七年。北平的協和醫院和協和醫學校，就是在此時建立起來的。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年，他是洛氏基金會的遠東副社長。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五年，他是北平協和醫學校的代理校長，使此校成爲遠東最高的醫學研究中心，和現代世界的學術并駕齊驅。一九三五年，他纔退休返國。

顧臨先生平生重要的事業，雖然可以說是發展遠東的醫學教育，但他的興趣與貢獻是多方面的，決不以醫學爲限。他自己是政治學者，美國國際法學會會員及美國國際學會評議員。在戰爭期間，他做過美國不參與日本侵華會（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gression）會長，美國援助同盟自衛委員會（Committee to Defend America by Aiding Allies）副會長，及美國國務院顧問。這些工作，對於美國的輿論及國策，有着很大的影響，是不待言的。他在中國，除了辦理協和醫學校之外，要算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的工作，貢獻最大。

一九二五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以下簡稱中基會）成立，他被中國政府任命爲美籍五董事之一。自從那時起，到他去世時爲止，他一直是在此會的董事及各種重要職員。今年三月中基會在南京開會，仍選舉他做此會的副董事長及財政委員會委員。但在他接到此項電報後不到十天，便與世長辭了。

顧臨先生目光遠大，心思細密。他極愛中國，故對於與中國教育文化有關的中基會事業，無時不盡忠竭慮的計畫、維持。在抗戰期間，每次中基會開會，他必定由美國趕來參加，并且不辭勞瘁地飛到內地各處，替中基會查看各地的教育情形。他以超然的眼光，豐富的經驗，嘗能提出中國董事所見不到的計畫。如在雲南大學發展礦冶系學科及在美國協助交通部訓練公路管理及修理機械人才，都是由他提議的。太平洋戰爭發生後，中美間的交通阻隔了，中基會在美國設了一個特別委員會，由顧臨先生以協理幹事長的名義，在美國主持一切。靠了他的努力，使中基會在美國的教育上的及財政上的任務，得以不斷進行。一九四五年以後，他因患呼吸困難的病，把國務院顧問的職務辭去了，但中基會的事務，仍由他力疾處理。事實上，在他逝世後的幾天，我們還得到他由美國寄來的信件。這可見他對於會務至死不倦的精神。

顧臨先生能說一口極流利的日本話，但他的同情，曾在中國一方面。這可不是對於弱者的同情，而是由於他對於東方文化與世界大勢的了解。七七事變以後，他經過日本時，必將所見的日本情形，詳細寫信告訴中國朋友。這位先生最喜歡寫信，而且是一個通信的能手，他那時的信札，很足以代表替中國擔憂的情緒。大約是一九三九年春天，他到香港來開會，作者曾問他，照他的看法，中日戰爭還要幾年纔得完結。他的答語是『二年』。問其理由，他說，『到那時候美國也可以加入了』。當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的時候，他已病廢了，他的家鄉沃斯特電報（Worcester Telegram）新聞記者去訪他，他發表了以下的幾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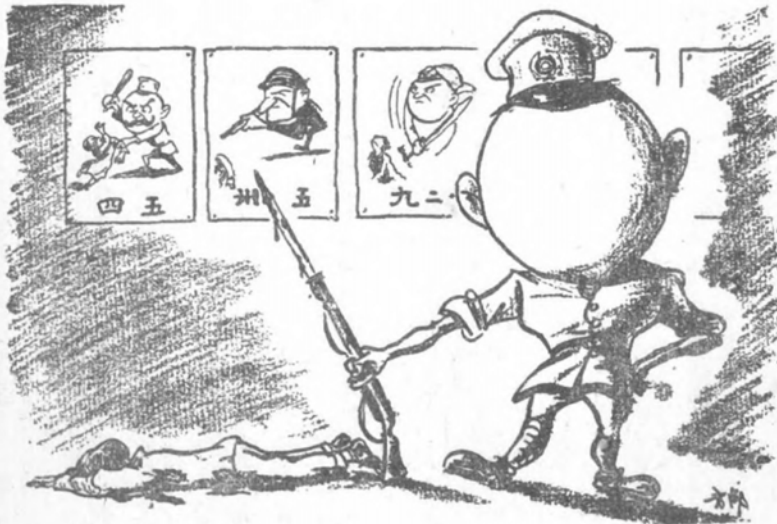
『雖然我們必須注視日本的軍事機構，但要日本重建武力，如第一次大戰後的德國一樣，或不可能罷。』

『日本此後將面對着一個強鄰——蘇聯，和一個比從前任何時期更強盛的中國。日本將不能再演一九三七年的舉動，攻擊一個毫無組織的中國了。』

顧臨先生逝去了，他的預言能否實現，正是我們當前的問題。我們希望不要使這位逝去的好朋友失望才好！

卅六年五月

留待史學家
填畫的面孔



觀察
漫面

中國春天的天





盪漾中的和平運動

浦熙修

火坑不好跳

局而。於是頓成了五二〇慘案。

在這裏，我們願

把參會中各黨派及各人士在這個和平運動中的心理，稍加分析。國民黨的內部是比較複雜的。偷認定國民黨是一致主張，這結論在今天未免失之籠統。政學系是今天當權的派系。既然跳下了火坑，而今自然知道了火坑的滋味。上台不到一月，身體減重十磅，張院長當然知道火坑中的熱度不容易忍受。張院長這般世故深透的人，自然知道唯有和平才能解決困難，才能支撐這個局面。張內閣的私人秘書就在遍覽和談資料。據說，這次錢參政員新之在滬處詢客奔走和平，就是受人之託，有所為而為的。傳說張院長本人亦曾與司徒大使的顧問傅溥波就這個問題交換意見。但政學系要和平，要領袖的顏色，領袖不要和平，政學系亦只好吃吧。其次黨內一輩輩無感厚派系色彩的人，因為物價高漲，却也感覺着生活的威脅，高到活不下去的時候，為什麼不願和平。還像的人數確也不少，如前些時候軍官團的集體突陸，立法院中民主派的和平勸諭。雖然有違黨規，黨團會議中雖然斥責黨內的不一致，但在今日整個混亂中，黨團的控制力量亦已經減低了。古今中外的政治，誰能控制餓肚子的入稽首聽命呢？

和戰皆有我

最有興趣的是民青兩黨，入了朝堂的兩黨黨員要為政府武力政策掣肘。但未入朝堂的黨員又想隨聲附和唱和平的調兒。國府委員會琦君看了報上發表了和平運動將在參政會繼續的消息，他斥責那是政客們的故意搗亂。陳啓天部長亦說三黨施政方針上訂得明明白白的，

這星星之火竟成了燎原之勢。這或者不是點火的人預料所及的！放火的人目前或者在深自後悔。眼見火勢撲滅不下來，如今又在想法把放火責任推給別人了！

逐客之後 再柬請

參政會在武漢成立之初，是為團結各黨派共同抗戰而設的。現在雖然失掉了作用，但想起團結這一點意義，他今天或者還是一個地方。北平的周炳琳、錢端升、許德珩三參政員接到了開會通知後，最初本也不重視。後來想到邀請中共參政員出席是唯一聯繫中共的一個好機會，於是寫了一封信給邵先生，建議由參會邀約中共代表

學運與和運

大家也明知道中共不會出席，於是矚望於民盟參政員的出席。民盟是中共的朋友，將來和談的時候，是一個橋樑。民盟經慮後，果無決定全體參政員出席了。民盟解釋他們的立場，認參政會是一個合法的機構，成立在國

放火容易 滅火難

這次和平運動的

前鋒是學生運動。學生是純潔的青年。他們有敏感，他們更有勇氣。對政治不滿的情緒總由青年學生首先反響出來。中華民國的歷史一貫如此。然而這次學生的和平運動亦有一段有趣的內幕。最初的學潮是各式各樣的，有的是要求遷校，有的是反對改組，有的是要求增加副食費，有的是反對會考。但全體青年學生有一個根本共同心理，亦可說一個共同的痛苦潛伏着，衆流遂匯集而為反內戰運動。這學潮說最初有CC反對現任校長的因素在內。政治大學的更換教育長，英上大學的要求遷校，英大的改制，據傳說都是黨內派別之爭之風波。假若這是在激了滿地汽油的環境上，點上了一個火頭

，這星星之火竟成了燎原之勢。這或者不是點火的人預料所及的！放火的人目前或者在深自後悔。眼見火勢撲滅不下來，如今又在想法把放火責任推給別人了！

大家也明知道中共不會出席，於是矚望於民盟參政員的出席。民盟是中共的朋友，將來和談的時候，是一個橋樑。民盟經慮後，果無決定全體參政員出席了。民盟解釋他們的立場，認參政會是一個合法的機構，成立在國

和談等全而恢復交通，中共願和時才談。換句話說，就等於主張戰爭到底。可是參政會主席又在參政會裏奔走和談，他在上海跑張網之門，而在南京又去見了梁漱溟一趟，表示願為和平共同努力。民社黨也有異曲同工之妙，蔣勻田說過武力解決，張君勱又借了一個和平方案。他們是否認為親自簽字的三黨施政方針已經不算數？老實說，這是「押多門」的賭博方法。一方面簽訂共同綱領，主張武力打通交通，一方面敲敲和平的邊鼓。官亦有我，民亦有我，和亦有我，戰亦有我。這是投機生意的套利包贏不輸的技術。

哀求，哀求

最能代表民意的

倒還是華北幾個參政員的意見，他們說到華北十六省人民的苦況，真是聲淚俱下。白天國軍徵來修鐵路，晚上共軍又拉去折

怕和與主張

但不知天高地厚的參政員還是不乏其人。參政會中有主張下討伐令者。有主張發動全國反蘇運動者。並且有主張國際反蘇者。這當然不會成為公開的決議。但黨員參政員對於和平運動總不甘心，於此可見一斑。

分析國民黨不主和的份子似分兩派。如軍人主戰派雖明知戰是打不下去了，却絕對諱言和，和是動搖軍心。CC當然也決不願和。他們怕和了將沒有他們的份。自政協以後，每次有關政協代表向參政會，CC的重要人就避免

和平的鑰匙

上面說的是和平運動初期的形勢。這運動的前途怎樣，要分參政會以內及參政會以外兩方面來談。

出席。他們早就聲明對和談不感興趣。就是三黨簽定共同綱領的那天，他們也沒有出席，他們還嫌綱領的第四條不徹底呢！

南京五二〇慘案的前因後果

本刊特約記者

官腔激起浪花

中央大學的教授

在五月六日發表的宣言，指出政府的不重視教育學術工作，要求教育經費佔全國預算百分之十五，青年團費用不得在教育費中開支，教授薪給按物價指數支付等五項要求，立刻得

血不會白流

不過學生運動是正在擴大發展中，五二〇那天，學生代表

大聲疾呼說：「這才是開始，我們的血不是白流的。」一二九運動是揭開了抗戰的序幕，那麼五二〇慘案或者是停止內戰恢復和平的前奏。中國是個工人智識水準比較低落的國家，因此，青年學生就成了社會的領導人。他們純潔，他們勇敢，而他們這次又真能反壓廣大人民的要求。假使學生們真能有決心

到中大全體學生的熱烈擁護，因為他們也正餓得發慌，兩週四千元一月的伙食費，常常存米只夠幾小碎瓦，有錢買不到米的恐慌，教部毫不理會。教部的總務司一味用官話來搪塞中大的訓導長劉慶雲，使劉氏不得不另向糧食部求援。有一天上午，中大學生要求增加副食費的請願書，一小時內簽了千五百多名，其情緒之高漲可知，而教部仍置之不理。十三日上午許多教授去上課，却找不到學生，聽不見號聲，才知道昨晚學生會已議決罷課。這天學生代表六人赴教部請願，總務司長依然用「搪塞」一推托一和「官話」三件法寶來對付學生，學生會便決定次日全體赴教部及行政院請願。而這幾天，正是上海交大繼英大之後

自開火車，東北大學繼河南，山東兩大學之後罷教，中學生又在反對會的高潮之中。

餓餓請願

十四日上午中大校長召集緊急校務會議，商討勸告學生復課。下午天雨，學生把請願移到十五日，參加者約有二千學生，連樂專、音樂院、金大約三千餘人。先到教部請願，因朱部長先不出見，他們看慣了次長司長之類的空言無補，又曉得了上海交大學生之全部勝利，非朱部長出來不可。人多擁擠，衝破了進門甬道口的門，甬。朱部長在上海交大學生的要求既全部答應，對京市學生却忽然硬起來。學生請願無結果，又到政院。他們以教授會的五項決議為主要要求。和副院長王雲五辯了好久。王說「政府沒有錢。」「學生問：「打內戰為什麼有錢？」學生要求教育經費提高至預算百分之十五，王說：「改變預算要經立法院通過。」學生就問：「打內戰是立法院那一次會議通過的？」王說：「副食費可加些，十萬元辦不到。」學生說：「社會賢達，請不要用『社會』上『商務』買賣來誘僞。」這辯論當然也是無結果的。

中大教授會內不再提起宣言要求了。原先主張不達目的要採取有效步驟（誰都明白這是什麼意思），現在却反而勸學生復課了。

中央日報的暗示

無結果的請願第二天，立刻得到應，杭、蘇、平、津各地學生會的響應電報。清華學生會的電報中說：「我們堅決支持你們的要求，為了反內戰，我們將團結在一起。」中大學生所增加副食，只是一個起點，一個題目，

大家心頭沉重

中大當局和教授會得知學生將於參政會開幕的那一天（二十日）聯合全市學生舉行大遊行請願，即不斷的開會商討如何勸告學生，以免意外。十八日國府突然公布的「維持社會秩序緊急辦法」，校方和教授會十分擔心。吳

青年學生內心的真正呼聲是反對內戰。因為怕「倉兵突擊」式的紅帽子從天而降，原不想用反內戰的口號。但十六日南京中央日報的社評却大大的挖苦了為伙食請願的學生，說「五四」運動是為國家主權，何等偉大。不啻暗示學生：要請願得挑一個漂亮的題目。受了這位主筆先生的指教，又得到北大清華等校罷課的口號是反對內戰，京市學生才正式採用「反餓餓」一詞。反內戰——救教育危機——的號。

校長在十六日即根據校務會議決議案通告照常上課，並嚴禁學生阻止同學上課（因醫學院照常上課）。學生見了這個「維持社會秩序緊急辦法」以後，立即公布了自大清光緒三十四年八月頒布的「臨時憲法」第六條「君上不可侵犯」，宣統元年一月頒布的國民公約第一條「皇帝神聖不可侵犯」；民國元年的臨時憲法，民國的天壇憲法，國民政府頒布訓政時期約法，和今年元月的憲法，列舉「人民有請願之自由」的條文。以大清的法憲法和民國以來的約法憲法作比較，證明政府為公布限制請願的自由是非法違憲，最為觸目驚心。此外抗議反駁的文字到處都是。學生的反應如此，大家心裏很沉重。

暫時的放心

中大教授會的全體理事，代表教授會，在十九日下午六時

召集全體學生講話。十輛大卡車不斷來回於四牌樓與丁家橋之間，裝第二部的學生到典禮堂。緊急集合號繼續了二十分鐘，在中大從未有過這樣嚴肅的場面。中外記者的吉普車排列在典禮堂石階下面，教授會主席鄭集對四十學生講話，承認學生的要求是值得同情的，報告教授會正努力向政府交涉實現宣言上的要求，但勸告學生以學業為重，趕緊復課。以後是吳校長高談闊論，他說他不但沒有做官的命，更沒有做官的骨頭。他是來辦學的，學校應該是研究學術的地方，不是政爭的地方，要求一切黨派退出學校！經過了廣播，他的聲音特別沉重。他勸學生愛護學校，趕快結束這一運動，否則學校前途有很大的危險。學生的反應，可以從普遍熱烈的鼓掌聲中看出。這個大會使大家放下了心上的石頭。一般認為中大既可能是發起者，明天遊行

多，更不會出亂子，學生會也準備明天（二十日）上午走一趙，二十一日復課。

但學校當局和學生都不知道在開這大會之前，南京衛戍司令部已通知中央醫院預備二十張（一說一百張）病床，並囑院中外科醫師在第二天不要走開，而且動員了憲兵、警察、騎警、青年軍、警察訓練所學員至兩萬餘人！

行兇準備

但學校當局和學生都不知道在開這大會之前，南京衛戍司令部已通知中央醫院預備二十張（一說一百張）病床，並囑院中外科醫師在第二天不要走開，而且動員了憲兵、警察、騎警、青年軍、警察訓練所學員至兩萬餘人！

二十日之晨
二十日一早，一隊憲兵進入中大，隊長向學校要學生會的「頭子」，經訓導長拒絕了，退出校外。忽成賢街至四牌樓，憲兵、騎警、警察布了三道防線。八點鐘了，中大學生懶洋洋的並不起勁，快九點鐘了，集合的仍只四五百人。消息傳了，丁家橋及金陵大學

被警察包圍，於是集合的學生立刻多了幾倍。十點多，學生隊伍從西門出發，先到金陵去解圍。而大門（南）口的警察還在觀望。

金大的奮鬥

金大也是一早就有全副武裝的一隊X軍光顧了。（X軍有如此她用，這是三十三年底獨山失守時所想不到！）金大學生約四百餘人要出去（全校千餘），X軍却要進來。訓導長袁伯樞和幾乎是全校的教授，都插入兩者的中間，一面把學生向裏勸，一面把X軍向外勸，當時形勢是非常嚴重的。一面聽說中大隊伍已出來，學生便鼓噪：「為什麼特別欺侮金陵？不準遊行！」X軍突然向空放了一排槍，女生哭起來了，於是原來不打算遊行的學生一齊加入，立刻人數增加一倍以上。金大教授對X軍隊長說：「如果中

多，更不會出亂子，學生會也準備明天（二十日）上午走一趙，二十一日復課。

大已出來，我是無法制止學生。同時學生也衝了出去，××軍擋不住，散開了。

打·拖·捉

金大附近，結果走在前面，中大在後面，中間有別校的學生。經珠江路口，大隊學生已自着不能衝過去。剩下兩三百中大學生未走完，拿着粗棍鐵尺的警察突然的打散了隊伍。先用棍棍打，後來是劈頭打下來，一面打，一面捉。學生完全是抵抗的，被打在地下的女生則站上去用腳踢，打傷的依舊捉進去。婦女指導委員會的張真真女士正在女青年會樓上開會，從窗中看得太慘了，立即打電話給宋美齡請求制止，但是沒有人接電話。中大訓導長劉慶雲從警手中搶回兩個學生，搶到第三層時，發現有枝手槍頂住了他的胸口。他只好跟着學生，打帶拖被裝上車去了。這些，

都被外國記者攝入了鏡頭，作為政府「民主」的資料。

在暴雨中中屹立

隊長的末段被打散後，逃回來報告，聽說吳校長得知學生被打，暈厥了。原來沒有參加遊行的學生都一齊去了。衝出去的學生被包圍在國府路，未到多政會半途。包圍的陣勢是騎警、憲兵、警察三道防線。中午，天黑得快，要場下來，傾盆大雨，學生的精神只有更振奮，他們是連早飯都未吃便出去的。參政會下午臨時休會，一直包圍到下午六點鐘，回來的人數比出去時多一倍。滿街遺留了「反內戰」和「為死傷同學復仇」的標語漫畫。

意外的材料

第一天，街頭血跡斑斑，標語和漫畫被黃泥塗光，中央

報以顯著地位刊載衛戍司令部發表受傷警察約三十餘名名單。並有一個照片，某一警察包紮了在床上。

大家都知道，遊行這一天，早上清涼山警察訓練所的學員，奉命出動，一百多人分乘五個卡車，因開得太快，來到鼓樓翻了一車，那些受傷的正好變成「被學生互毆的犧牲者」，變成維持治安者宣傳的絕好資料。

打的結果

二十一日中央日報又說：中大二千餘學生簽名要求復課。事實上，不遵學生會決議，從大罷課的醫學院及先修班學生，二十一日起也一律罷了課。十九日晚上，吳校長和教授會勸導復課的努力，本來二十一日可實現，却被「治安」當局一打而光。

兩段插曲

中大「五二〇」

運動的一前一後還有兩段小插曲。據說在十九日學生會方面曾接到某部一勤務兵送來一函，拆開一看是一個訓令，給在校的××軍某人，要他阻止遊行，必要時採取行動。廿二日的早晨，圖書館一帶突然發現有署名「抗暴委員會」的油印宣言，措辭激烈，有「打倒國民政府」「打倒某某人」等語。幸被學生會

北平學生反饑餓反內戰

本刊特約記者

一棋之妙 嘆觀止焉

中大這次風潮究竟怎麼引起來的？有人說：教授會的五項要求有暗示作用。有人說，是共黨民盟在鼓動。有人說，副食費與米荒最有關係。但是熟悉南京政情者指出，前時時教育部曾下了一只妙棋：即表蔣經國為中政校教育長。這使CC接受也不好，反對也不好。政校學生反對了，又使CC調停也不好，聽任也不好。調停了，又是成功也不好。然則吳有訓大疾呼「一切黨派退出中大！」豈可得乎？(五月二十四日)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和談的絕望，物價的高漲，有人敏感到今年「五四」一定會產生一個新的運動。但「五四」那大，北平學生的情緒并未達到最高潮；相反的，北大戲劇晚會演出的「凱旋」和「一個女人和一條狗」兩個女人和一條狗」兩個劇已被禁演，清華同學那幾天接連着又有考試。然而，暴風雨的時代，年青人是不

會沉默的，跟着京滬各埠來潮的普遍發生，北平也陷於饑餓線的佈告，接着又有「維持伙食了，在我們們要活下去」的要求下，一個新的「五四」——反內戰反饑餓運動——終於不可遏抑地爆發了。

北大民主牆上發現了「向饑餓宣戰，向製造饑餓的人宣戰」的佈告，接着又有「我們的大米到哪裏去了？我們的白麵到哪裏去了？……這都是內戰！內戰使人民不能安居樂業，內戰使我們不能安心讀書！——是我們行動的時候了！起來！不願饑餓的人們，大家起來反內戰！反饑餓！」之類的宣言。十一日

好，失敗也不好。此棋之妙，共嘆觀止。——要推求中大這次學潮的真正起因，須求之於牠壯麗黃之外。但一發而不可收拾，變成全國性的反內戰反饑餓大運動，則是發蹤指使者所始料未及的。中大！豈可得乎？

向饑餓宣戰

大概是五月九日

聯合會產生了，經十六日下午的決議，確定了目標為「反內戰反饑饉」。從十六日起罷課三天（因為簽名贊成罷課同學已過半數）。第二天，院系代表大會又開了會，議決了六項要求：

- 一、立即停止內戰；
- 二、反對武力統一；
- 三、恢復政治路線，組織民主的聯合政府；
- 四、停止徵兵、徵實、徵購；
- 五、清算軍閥資本，澈底挽救經濟危機；
- 六、實現「四項諾言」，保障人權、保障自由；
- 七、提高教育待遇；
- 八、提高教育界待遇；
- 九、全國學生普遍享有公費待遇。

同日下午，校方出了一紙佈告，略謂：「同學對於現實政治問題，自由發表意見，我們當然不反對。但政治問題都不是很複雜的，不是暫時內所能解決的，更不是學生的靜課所能立刻收效的。所以，我們誠懇的希望同學們鄭重考慮，不要用荒廢學業的罷課方式來作政治的要求。」但同學都把它看作宣傳文章；教授的態度與同學是一致的。

清華有自治會，號召比較容易，所以他們的工作進行得更快，早於十七日起罷課三天，旗幟是一樣的；反內戰，反饑饉。這時響亮的，還有北洋、鐵院、師大等校；天津的南開、北洋，唐山的唐山工院，也在醞釀着；一句話，罷風蔓延到華北，為「華北各院校學生反內戰反饑饉聯合會」成立的先聲。

出發前，糾察隊長說：「請各位糾察隊員，好好維持秩序，如果發生什麼意外，我們不跟那一些人打，我們的責任是勸解和聯絡的責任，務要保護宣傳隊的安全。」這時一個宣傳隊員聽到了，高聲說：「我們不怕！我們前腳跨出後，後腳就準備着挨打。」他說時，紅漲着臉孔，捏緊了拳頭。宣傳隊的歡聲響起來了：「團結起來，要和平……」

宣傳隊出發了

五一八血案

十八日，是清華罷課的第二天，也是北大的宣傳隊在上午開到北大，駐於北樓，與北大院系聯合會同在一處辦公，幾百學生來來往往，空氣極為熱烈。下午，兩校宣傳隊準備出發時，北洋的隊員也來了，他們帶來了旗幟，也帶來了熱情，左同一旗幟下，大家歡呼

了灰塵，黝黑得像一羣煤礦工人。但他們毫無倦容，用最高的聲音唱着他們自己編就的歌；唱完了歌，又是憤慨激昂的講演。市民被感動了，有的在鼓掌，有的在竊竊私語，有的在跟着呼口號。一個老乞丐，還要出來說話，學生們便扶着他走上街邊的石階，他說：「我不會講話，我只知道我在挨餓，我們都在挨餓呀！」大家熱烈叫「好」！宣傳隊又呼：「我們要吃得飽！」「我們要安居樂業！」「我們要上學！」「我們要上學！」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軍人們呆了一會，終於洶湧地衝過來了。

「他媽的，不徵糧老子吃甚麼！」

「打他媽的共產黨！」

他們像對付敵人一般的，用皮鞭、木棒、扁担、石塊，毆打這一批無寸鐵的學生。學生們有的打傷了，躺在地上；有的逃到商店裏去了；商人們善加保護。旁邊的市民，有上前勸解的：「同志，他們是學生，是好人！」

大家好像從夢裏醒過來似的，不覺吃了一驚。他指揮說：「請糾察隊上前去，我們不要慌，還是繼續我們的工作。」

糾察隊去了不到一分鐘，馬路上便傳來一陣響亮的腳步聲，只見百來個美式服裝的軍人，潮一般的湧來了。這時，宣傳隊還在唱：「不能打呀，不能打呀，不能打呀……」

他們望着這批軍人來勢兇兇，知道不好了，便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軍人們呆了一會，終於洶湧地衝過來了。

「他媽的，不徵糧老子吃甚麼！」

「打他媽的共產黨！」

他們像對付敵人一般的，用皮鞭、木棒、扁担、石塊，毆打這一批無寸鐵的學生。學生們有的打傷了，躺在地上；有的逃到商店裏去了；商人們善加保護。旁邊的市民，有上前勸解的：「同志，他們是學生，是好人！」

十幾人受傷

幾萬人憤怒

打風吹進了古城，年青人在憤恨中團結起來了。當晚在北大的緊急會議，到北大有北平、清華、燕京、師院、鐵院、唐山交大等十餘院校的學生代表，成立了華北區各私立院校「五一八」血案後援會，並決議向行轅提出抗議。受傷的雖只有幾個人，受辱的卻有好幾萬人。

教授們眼裏着着自己的學生被傷害，感到無比的憤怒。北洋教授向有關機關嚴重抗議，北大六十二教授的慰問書中說：「我們認為這種對國家不忠對民族不孝的內戰，每個中國人都應當反對。你們的努力代表了每個中華兒女的願望，你們的聲音傾吐出全國人民衷心的控訴，同時你們的」

傷害，也昭示了誰在使人民饑餓，誰在進行內戰。在這裏，我們對於你們的熱忱，特致深深的敬意，對於你們的被傷害，特致真摯的慰問。」這是正義的同情。

胡適嚴正詞

在血案發生時，胡適校長正在李宗仁主任召集的院校長茶會上，談到學潮問題，他認為古今中外有一條公律：凡是在政治不能令人滿意，沒有正當合理的機構來監督政府，提倡改革政治的時候，提倡改革政治的責任，往往落在年青人的肩上。

像沈宋的大學生請願，明代東林黨之環擊，朝政，以及清之戊戌政變，乃至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提倡改革政治的，都是青年學生。中國的現狀，不要說青年人不滿意，就是我們中年人也是感到不能滿意的。學生被打傷的消息傳到時，他連忙趕到醫

院慰問。十九日，蔣主席「整飭學風」的談話在北平報紙上發表了，第二天，記者在益世報又看到了胡先生的幾句公道話。益世報這樣記載着：「胡氏對蔣主席發表之談話，認為恐係根據京滬杭等地而言，對於北方情形，當時恐尚未知悉。并稱其中頗動感情，認為所有學潮都是受共產黨策動，似屬『不公道』，其實學潮之發生，乃青年人對於困難環境苦悶之一種表現。」胡先生真是義正詞嚴。

在這樣的情緒下，學潮擴大了，維持社會秩序辦法，教育部的禁令，都失了作用。二十日，反內戰反饑餓大遊行，不僅有大學生參加，而且有中學生參加，不僅在北平一地舉行，而且在天津唐山同時舉行。

在北平大紅樓大操場集合。上午十時許，女三中的隊伍來了，前幾排是十一二歲的女孩子，五月的陽光把她們的臉孔照得通紅，當北大清華的同學以熱烈的掌聲迎着她們時，她們激動得跳躍起來。十一時許，清華來了，退役軍人打着先鋒，身著戎裝，頭戴鋼盔，一個個精神奕奕，如上戰場一般。接着，北洋來了，燕京來了，中法來了，朝陽來了，北平交大（即鐵院）來了，師院來了，輔仁來了，惠中女中來了，匯文來了，貝滿來了，女二中來了……

廣場上，到處是年青人的聲音，他們在叫喊，他們在震怒。這是二十八年前的「五四」的發祥地，紅樓高，高的陽光下，它莊嚴，肅穆而熱情。於今，一萬，青年又要在這民主的聖地發揚這一代的「五四」了！

下午一時許，隊伍出發了，清華在前，北大殿後。經過東

皇城根，弓弦胡同，東四，燈市口，王府井，東長安街，兩長安街，西四丁字街，西安門大街，景山大街等地。人太多了，隊伍遙長好幾里。他們沿途唱着歌，呼着口號，聲音震撼着整個北平城。人民破喊出來了，擁擠在街頭巷尾，有的還甚至幫助宣傳隊貼標語，有的幫着要官看。人多的地方，遊行隊伍的歌聲，口號聲也更響亮。他們唱：

「停止內戰，停止內戰，要和平，要和平，……」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民主……」

「你，你，你，你這個壞東西，破壞政協，死打內戰都是你……」

「薪水是個大活寶，想和物價來賽跑，物價一天漲一天，薪水半年不發……」

他叫喊：

「反內戰，反饑餓，反獨裁！」

「恢復政協路線」

組織民主的聯合政府！

「反對徵兵，徵實，徵購！」

「提高工人待遇，改善農民生活！」

「增加教育經費，提高公務員待遇！」

「取消特務組織！」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我們要吃得飽！」

沿途的人民時常報以熱烈的掌聲，軍人也有跟着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口號的。

「西單慘案何其多」

沿途的秩序還算好，一則因為隊伍拉得緊緊的，再則因為事先向行轅備了案，嚴格的戒備很嚴，但西單倒是不寧靜的，事件又在這裏發生了。大隊的警察前哨隊（北洋的）胡節，挨了便衣的毒打，清華一個叫賈清華周刊的同學

也在這附近被架走了，據說另有幾個同學至今下落不明。頂後的北大隊伍也在這裏，而身份不明的人拋磚頭，北大的青年軍同學，「一、二、一」，踏着整齊的腳步，追上前去勸解，風波始告平靜。

隊伍至西安門大街後，才算踏進了安地帶。宣傳隊也更加活躍，聚合着幾十個人，便作街頭演講；市民眼着附近沒有憲警的監視，便向宣傳隊員問長問短，要求他們再唱幾支歌。在北海公園門前，有一個年青的軍人還公開講演：「我們也不要打內戰，內戰不能再打下去了！」神氣顯得非常激昂而誠摯。

七時許，大隊又集合在「民主市場」了，想起剛才市民的情緒，覺得興奮，但提到西單的事件，每個人的心中又嘆了口氣。值得注意的

，這是華北學生結合的開始，大家已應允支持華北學聯，今後學生的行動是一致的。同時，北大代表建議，定六月二日為全國反內戰運動的日子。

天快黑了，廣場上還揚溢着歡聲和吼聲，記者帶着興奮的心情退出北大時，一個北平交大的同學握着記者的手，微笑着吟起艾青「火把」中的幾句詩：

「孩子，別哭了來睡吧，天快要亮了！」

從他的眼光裏，我看到了一個新時代的影子。

（五月二十一日寄）

定戶諸君來函查詢請註明定單號碼以便從速照辦

團結的開始

清華園：讓血化為更堅強的力量

清華園反內戰運動序幕

本刊特約記者

錢 餓 源

五月十六日早，在他們大飯廳牆上貼出了一大張紅色佈告。……本月十四日有五分之二以上同學簽名，請求召開代表會，討論要求增加公費，改善生活事宜。代表會於十五日晚召開，出席代表百餘人，熱烈討論四小時後，一致認為：飢餓、內戰，要想免於飢餓，必須根本反對內戰。……因此決議：一、自十七日至十九日罷課三天，對政府武力統一政策表示抗議。二、組織反內戰反飢餓罷課委員會，執行宣傳等事宜。三、這佈告上蓋有清華學生自治會的印章。這時，太陽依然如平日照在清華園內，但同學們今天的表情與行動却似乎有些異樣。一羣一羣擁擠在一起談論，自行車

教 授 支 持 學 生

在園內馬路上匆忙的交織着……。緊張代替了往日的平靜。暴風雨要來到了。

聯合表示了他們的意見。大飯廳上貼出一張大佈告：「本校同學為反內戰及飢餓而罷課。同人等對於此種嚴重行動表示衷心同情。內戰造成全國人民普遍死亡與饑餓，固不僅我校友生痛苦其苦痛，即參政員、立法委員諸公，亦必有以行動爭取和平之必要，同人等深有感，願為和平民主而努力。」接着下面是八十一位講師教員及助教的簽名。

同學們訪問教授時，也得到很多精神上的支援。大飯廳上貼滿了教授們的由衷之言。

「褚士岑訓導長於上午八時許親往罷委會……並勸道：『同學最好不要單獨上街宣傳，因為據聞城內有人準備化裝老百姓從事搗亂……』」

「陳寅恪教授說：『罷課既經決定，即須遵守，一致行動……』」

「張岱年教授說：『今天內戰的性質，是買辦階級反人民殘暴的戰爭……知識份子無論如何應該作抗議的表示……』」

「陳福田教授說：『我對目前物價飛漲所感受的威脅，完全和你們一樣。這基本的理由是內戰。對你們的行動，我很同情。』」

「劉崇毅教授沒說什麼，但為對罷課表示同情，已自動將本星期日（十八）西洋通史的考試改期至星期二舉行。」

清華同學同時又

在 恐 怖 下 奮 鬥

得到很多外校的聲援。燕京，北大，鐵院，中法，朝陽，匯文中學，以及南京的中央大學，杭州的浙江大學……均有來電或其他通訊，由罷委會先先後後公布出來，特別使人興奮。興奮到忘記了工作的疲勞，幹些什麼呢？在大飯廳內開了一個臨時辦事處，門口由同學輪流負責守衛，裏面是一片熱情與正義的交流，加上緊張的工作。在清華園附近的威府與海淀兩市鎮上，有他們在貼標語；在北院與南院的教授家中，有他們在作訪問；在北京城裏，更有他們在特務恐怖下從事宣傳……

「是日下午四時許，北大西單組宣傳隊正高唱『反對內戰，停止征兵征糧』時，突被××軍包圍，且狂呼：『不征服老子吃什麼？』……楊文潛等二十餘同學被架走，不知下落。……大部同學被皮鞋棒頭毆打。……」

「不知何校一女同學被架走……」

「北大張啓樑同學受傷極重，雙目緊閉，口不能言……」

「吳澤霖教務長向同學表示：『是日下午我在李宗仁招待教育界人士大會上，就知道同學被打的消息。後來我隨同胡適校長

（本刊特約清華園通信）戰前有人把清華園比為「玉皇殿」；但復員後的清華園却充滿着苦悶，飢餓與恐怖。由於戰場上一殺！殺！殺！的聲音，配合着市場上「漲！漲！漲！」的現象，清華園同學早已陷於飢餓。他們什九吃的是高窩頭及無油小白菜。北平行轅主任來校參觀，同小膳食時，即曾親嘗高窩頭滋味。但這種降低生活標準以求苟延殘喘的辦法是有限度的，到不忍忍受時，自然要發出憤怒的力量與行動——「反飢餓，反內戰」罷課。

在園內馬路上匆忙的交織着……。緊張代替了往日的平靜。暴風雨要來到了。

聯合表示了他們的意見。大飯廳上貼出一張大佈告：「本校同學為反內戰及飢餓而罷課。同人等對於此種嚴重行動表示衷心同情。內戰造成全國人民普遍死亡與饑餓，固不僅我校友生痛苦其苦痛，即參政員、立法委員諸公，亦必有以行動爭取和平之必要，同人等深有感，願為和平民主而努力。」接着下面是八十一位講師教員及助教的簽名。

同學們訪問教授時，也得到很多精神上的支援。大飯廳上貼滿了教授們的由衷之言。

「褚士岑訓導長於上午八時許親往罷委會……並勸道：『同學最好不要單獨上街宣傳，因為據聞城內有人準備化裝老百姓從事搗亂……』」

「陳寅恪教授說：『罷課既經決定，即須遵守，一致行動……』」

「張岱年教授說：『今天內戰的性質，是買辦階級反人民殘暴的戰爭……知識份子無論如何應該作抗議的表示……』」

「陳福田教授說：『我對目前物價飛漲所感受的威脅，完全和你們一樣。這基本的理由是內戰。對你們的行動，我很同情。』」

「劉崇毅教授沒說什麼，但為對罷課表示同情，已自動將本星期日（十八）西洋通史的考試改期至星期二舉行。」

清華同學同時又

在園內馬路上匆忙的交織着……。緊張代替了往日的平靜。暴風雨要來到了。

聯合表示了他們的意見。大飯廳上貼出一張大佈告：「本校同學為反內戰及飢餓而罷課。同人等對於此種嚴重行動表示衷心同情。內戰造成全國人民普遍死亡與饑餓，固不僅我校友生痛苦其苦痛，即參政員、立法委員諸公，亦必有以行動爭取和平之必要，同人等深有感，願為和平民主而努力。」接着下面是八十一位講師教員及助教的簽名。

同學們訪問教授時，也得到很多精神上的支援。大飯廳上貼滿了教授們的由衷之言。

「褚士岑訓導長於上午八時許親往罷委會……並勸道：『同學最好不要單獨上街宣傳，因為據聞城內有人準備化裝老百姓從事搗亂……』」

「陳寅恪教授說：『罷課既經決定，即須遵守，一致行動……』」

「張岱年教授說：『今天內戰的性質，是買辦階級反人民殘暴的戰爭……知識份子無論如何應該作抗議的表示……』」

「陳福田教授說：『我對目前物價飛漲所感受的威脅，完全和你們一樣。這基本的理由是內戰。對你們的行動，我很同情。』」

「劉崇毅教授沒說什麼，但為對罷課表示同情，已自動將本星期日（十八）西洋通史的考試改期至星期二舉行。」

清華同學同時又

得到很多外校的聲援。燕京，北大，鐵院，中法，朝陽，匯文中學，以及南京的中央大學，杭州的浙江大學……均有來電或其他通訊，由罷委會先先後後公布出來，特別使人興奮。興奮到忘記了工作的疲勞，幹些什麼呢？在大飯廳內開了一個臨時辦事處，門口由同學輪流負責守衛，裏面是一片熱情與正義的交流，加上緊張的工作。在清華園附近的威府與海淀兩市鎮上，有他們在貼標語；在北院與南院的教授家中，有他們在作訪問；在北京城裏，更有他們在特務恐怖下從事宣傳……

「是日下午四時許，北大西單組宣傳隊正高唱『反對內戰，停止征兵征糧』時，突被××軍包圍，且狂呼：『不征服老子吃什麼？』……楊文潛等二十餘同學被架走，不知下落。……大部同學被皮鞋棒頭毆打。……」

「不知何校一女同學被架走……」

「北大張啓樑同學受傷極重，雙目緊閉，口不能言……」

「吳澤霖教務長向同學表示：『是日下午我在李宗仁招待教育界人士大會上，就知道同學被打的消息。後來我隨同胡適校長

週	末
關	欄

獄中生活簡記(二)

張東蓀

我心中常著着三種不同的念頭。第一種是自然而然的，就是希望能被釋放。第二種是覺得在此既不能生又不能死，受苦固然難受，受辱尤其難堪，完全鬱成一股怨氣。這股怨氣隨時想發作，和這班野獸們拚一拚。但仍總是抑壓下來。這樣的心境更是難過。可以說這是忍。我在貧乏的記憶中尚記得蘇格拉地的話，似乎是說：

「你已經忍了百次，這一次豈可不忍。」（彷彿是柏拉圖對話集中蘇格拉地引荷馬詩）

第三種思想，我自己相信只有我自己會有的，就是我的身體素來十分衰弱；有胃病，有神經衰弱病，我想短期既不能釋放，必定關在那裏受磨折，身體必定是受不住，終會生病。生了病未必有醫藥。與其吃足了苦，最後還是一死，到不如早死，既免受苦受辱，又表示一點反抗的精神。何以說他人未必作此想呢？因為他們的身體都比我好。身體好的人當然以暫時忍耐為上。至於我何以動了此念，則因為我們一入牢房的翌日便看見一件觸目驚心的事。那個同房間的老者不知為甚麼，因為不通日本話的緣故，沒有照着看守憲兵的話來做，那個憲兵大怒，打了他一頓，還不許他睡覺，勒令在屋角站立了半夜。我雖懂一些日本話，再三想替他解釋一下，而終於不敢開口。因此就想到倘使易地而處，這樣磨折下去還不如早些死了。

當我最悲觀的時候，忽然又有一個奇蹟。門前常有人來掃地。有一天那個掃地的人急急忙忙慌慌張張向內拋了一個紙團，並輕輕地說了一句話，是「給趙院長的」。我便拾了起來與趙紫宸，二人同看。其中文句現在雖記不清，然大約是：「你們的官司決不要緊，決不要害怕，不久或即可出去」。這樣便頓給我們以勇氣。但只是不知是何人給的。這個人如此關心我們的事，真是可感極了。我悶不過，不能不等到第二天那個掃地的人來時設法問一問他。後來果然有一個機會，我問是誰給的。他說，十五號的杜先生。原來我們的房子是十六號，十五號即在前面。我們知道在十五號內有一個燕京的學生，却不知道尚有何人。我們正在那裏納悶，那個掃地的人却又拋進來一個大東西。我連忙去拿過來一看，乃是一大塊蛋糕。我們二人便分而食之。本想再分一點給那個老者，却因為一分便太少，有一點捨不得。人類當其溫和儒雅的時候必是衣食較足。到了這樣苦境，使我自然而然想起霍布士(Hobbes)所說的 homo homini lupus，到了這樣的境地，人的獸性似自然會發出了。原來我們的飲食實在太壞。尤其可怕的是那個臭魚。其腥無比，聞之作嘔。然而因為除了臭魚，沒有別的菜。趙紫宸首先忍不住了，亦只好吃了半條。後來我亦沒有辦法，硬了頭皮去吃。居然也就吃下去了。可

見人類的「適應性」真是不小。一個聞着腥氣就嘔吐的人居然亦會吃腥氣的東西。這樣的適應的變化連我自己亦莫名其妙。

大小便用的馬桶是在牆隅。每天下午四時必須拿出去，倒一次。最初這個倒馬桶的工夫沒有叫我們去做。因為有那個老者，還有新進來的少年人。後來人有更動。我們便不能不輪到。趙紫宸對於此事甚不感興趣。我倒覺得雖是侮辱却亦有補償。就是每次出來總可見到許多同難的燕京同人。人真是一個社會的動物。到了患難的時候，自然會生出一種特別的感情：即對於同難的人見一面，說一句話，都會感到安慰。尤其在分散了以後，再見面的要求在心上格外地迫切。每次我出去，而紫宸若不出去，我必定將所見詳細告訴他。就在我們出去倒馬桶的時候，見着了十五號那位杜先生。原來是一個大鬍子的人。鬍子雖長，年紀並不大。見面彼此微笑，因為不許說話。

我在這一段的日子中實在得他的益處不小。我常常和紫宸研究：他亦是一個被捕的人，何以會知道我們的官司二三個禮拜了呢？雖然心中不免有這樣的懷疑，然而總相信他必有所根據。亦希望他是有根據的。乃不料後來我們三個人變為極要好的朋友以後，才知道他原是只向我二人「打氣」，並沒有別的。我們在當時雖是上了當，却不能不十二分感謝這個說謊的朋友。

這樣經過了三個禮拜，方把我叫到一個密問室去審問。那個問官後來我知道其姓名是「安達弘」，是一個憲兵准尉。能懂中國話，亦能說二

三句。但審問時却有翻譯。初審問時，其勢洶洶，大有動武之勢。手中拿了一個小簿子。我以為是他們已經把我的情形調查得清楚了，載在那個簿子上。後來由種種的證據乃證明那個小簿子只是寫着審問此案的一班程序，並不關於我個人的特別情形。作了很凶惡的姿式以後，即拿一張紙叫我把履歷寫上。我寫完以後，交給翻譯去翻譯。這時候乃開始問我：有兩個燕京教授逃向西山入共產黨區去了。你知道不知道。我說，不知道。他手中正拿着一個畫圖用的三角板，好像舉起來要打。我便將身體湊過去，讓他打。他却笑了。又問數句，他即走到樓上去了。好久好久才下來，手中拿着一本大書。原來是日本人編的「中國現代名人大辭典」。他一面翻着本書，一面笑道，有兩個張東蓀。經過解釋，我乃知道是我填寫的履歷太簡單了，有些不符。自此後，他對我的態度突然大變。他囑翻譯向我說，你是一個中國有名的人物，剛才的態度甚為不應該，務請原諒。這樣求原諒的話後來又說了兩遍，直使我不由自禁地會相信有出獄的希望了。孰知後來的事實證明完全不然。日本是一個階級分畫最嚴的國家。在言語上都是如此，如「你」字，對客氣的人或上等階級則稱之為「阿拿大」；而對下屬或下等人則改為「奧麻伊」。最初他總是氣憤懣天，一口一個奧麻伊。至此却立改為阿拿大。他於是說關於你個人，不再問了，只須問一問燕京大學的抗日教育與親美教育的情形。明天你想了以後再來述。到了第二天，我又被傳到審問室。他首先問我：你講一講和陳獨秀組織共產黨的情形

。說時仍恢復以前那樣的聲色俱厲，不像後半的和氣樣子了。我不禁愕然。我遂反問：何以知道我組織共產黨呢？他乃拿一個日本文的雜誌給我。那個雜誌上有一篇文章關於中國共產黨的起源。幸而我看見其中所列的姓名尚有周佛海。我笑向他說：我和陳獨秀確是朋友。在五卅以後，在上海漁陽里確是常見面。但他後來發起共產黨未邀我參加。我雖如此解說，看他的神氣還是不十分相信。正說之間，又進來一個穿日本衣服的人，後來我知道此人為黑澤，是他的上司，專管思想犯的。這個人拿了幾張日本文的報紙，滿載勝利消息，叫翻譯講給我聽。講完了，問我有何感想。我說，我早知道開戰之初日本會打勝仗的。翻譯替我翻了。他却並沒有說甚麼。原來我是把下半句沒有說出來。下半句是到後來必要吃敗仗。幸而他們沒有覺察，否則或許要吃一個眼前虧亦未可知。不過用這樣方法來想改變人的思想未免太幼稚，我只是在那里心中好笑。

如是接連上下午問了三個整天。有一天吃夜飯還去受審問。有時完全談閒天。吃香煙，吃日本點心，吃花生米。好像是很客氣很優待。不過必須絞腦汁來對付，所以歸來總是異常疲乏。在第一天的下午，有一次問到燕京大學送畢業生到重慶去的事。我承認在道理上是贊成此事，在行動上是協助此事。安達便大高興得站起來了。伸出大指拊來說，「好漢」（日本話是「哀賴依」）。從此以後，他便對我不十分追問。當時我不明白，後來乃知道，原來他是以為此即罪狀，他已經取得足以判罪的根據，不必再多問了。但日本

憲兵始終對我們說謊話。問完了以後，還告訴我說，不久可以出去。

我是第一個受傳去審問的，問完了以後只有等候其他同難的一一被問。在這個期間，我却又被喚出去過兩次。一次是希望我答應與汪政府合作。我便以狡猾的態度對付之。我說：我一向是個國民黨的反對者。汪精衛是國民黨，其政府亦是國民黨。決不能與之合作。他亦明知我的意思，便說道：我知道你還是承認蔣介石的。第二次却更為奇怪。是要求我向在拘留中的中國共產黨員加以勸誘，使其感化，可以招供。他並在紙上寫了四個字，是「中國大師」，用來恭維我。我當下很覺為難。我的下意識中忽生出一個希望：假使這樣做了或許就可釋放。但我的上意識立刻警覺了，知道這是一個試探，不可上當。我遂回答：共產黨不是捉、打、殺所能撲滅的。你們日本軍何必來管中國的事，因為共產黨是中國政治上的一個問題。他聽了似亦還相信，即此作罷。

本刊合訂本（六月十六日加）

第一卷上冊 第一卷下冊 均已出版

第二卷上冊（正在裝釘中）

六月十六日以後：每冊二萬五千元
六月十五日以前：每冊一萬五千元

郵資：平寄免收

掛號每冊加收三百五十元
航掛每冊加收三千五百元

觀察文摘

我看學潮

原作者：王芸生

原刊處：五月廿五日大公報

二十八年前的五月發生過「五四」大
學潮，今年五月南北各地又鬧學潮。但歷
史不完全重演，所以這兩度學潮也不完全
一樣。「五四」學潮是由外交刺激而起，
迅速波動全國，那場面是雄壯的，可歌的
，今天的學潮，在全國悲苦的情況下發生
，這情景是悲慘的，可泣的。

適於此時，我曠工北歸。看北方精華
所在的平津，憔悴凋敝，工商衰敗，民生
困苦，許許多多端人正士博學苦節的師友
都在窮困潦倒的狀況下嗚呼高頭。天津西
站每天繼續行進來許多措包攜難的難民
，北平的三輪車比坐車的人多得多。戰
火燒灼的，固然家敗人亡，喘息於平津的
善良的人們也是愁腸百結，過着饑苦の日
子。上海滔滔，如火中掙扎，雖危險而不
減其熱烈；平津淒涼，一滴一點的眼淚都
墮落到善良人們的心頭。這日子還怎麼過
？我們的內戰還能再打下去嗎？由京滬搶
米到平津學潮，使人人可以覺到我們的社

會的動盪與不安。在這時，青年學生發出
「反內戰，反饑餓」的吼聲，這不單是青
年學生的要求，實是全國善良人民的共同
呼聲。

我是五月十三日到北平，十五十六十
七三天我在北大、燕京、清華三校講演，
看學生那樣緊張關切，就可知道他們的心
情。十八日中午我在大喇對北平同業新
聞寫作，有一位青年軍官旁聽，會後他問
我「對最近學潮有何感想？」我答覆一句
話：「我同情」。那天下午青年軍二〇八
師士兵打了學生，二十日北平各學校學生舉
行了一次一萬多人的大遊行。

我何以同情學生呢？因為我還保持着
一顆青年的心，我還能理解青年。今天的
中國青年，是破重重的煩囿困着。他們
首先為國家煩囿，勝利的中國為什麼要在
連綿不休的內戰中趨於毀滅？其次他們為
自己煩囿，平津大學生都在嗚呼高頭，他
們生活苦。再想想他們的前途，無論今年
或明年，畢業即失業，前途茫茫，漆黑一
片，竟無出路。再其次，他們再看着他的
家鄉以及社會大軍，兵荒困苦，大家不得
聊生，這更使他們煩囿。在這個時代大現
實之下，青年們發出一「反內戰，反饑餓」
的吼聲，悲憤痛苦，兼而有之，我怎能不
同情他們？在清華講演之後，一羣學生包
圍着我，說：「王先生回去後，請你替我
們多講些話！」這請求，使我的眼睛裏起
了熱潮。錢端升先生對我說：「今天的學
生，比我們的學生時代進步多了。第一、
現在的學生瞭解人民痛苦，已與人民痛苦
連在一起。第二、現在的學生無領袖慾，
羣眾化了，無個人風頭，所以組織力強。
第三、學生的見解進步，老實說，已走到
我們的前頭。」我同意錢先生的看法。
也有人說，這次學潮，花樣種種，有

的爭公憤，有的要復大，罷課之後繼續出
「反內戰」的口號，顯然是變了質。其實
，學潮紛紛，是表現不安，而這不安的根
源莫不由於戰亂與饑荒。天安門前的紅牆
上，在學生遊行的隊伍走過後留下了觸目
驚心的黑漆字句，一邊畫着一只鴿子，旁
寫五個大字「我們要和平」；另一邊畫着
三個飯碗，旁寫五個大字「我們要吃飯」
。請想這是無病呻吟嗎？我身在烽火圍繞
的北方，乃痛感這是今天最沈痛的最切要
的要求。講幾件我自己親見的實例。一位
二十年前的同事，在北平開了一個畜種場
，有一百多頭乳牛，產牛奶黃油，能製奶
粉，標準與美貨無異。但是，蕭條賠累，
個人的多年積蓄都已貼光，雖平為繼，但
不忍心把純種乳牛送進屠宰場，也不忍把
機器拆作廢鐵賣，經再三考慮，決心坐飛
機去上海，以「爭取時間」，想活動些資
金，做點投機生意，賺些錢，貼補事業；
倘若失敗，「就全完了！」至此我發現一位
善良的事業家被逼走上悲壯之路了。一位
文友，依然做着文字工作，但是衣衫襤褸
，面容憔悴，吃高頭都成問題。兩個較
大的孩子失學去做小事，兩個小孩子勉強
上小學，也覺維持不下。這善良的君子正
與饑餓掙扎。一天下午，我去逛琉璃廠，
意外的發現行人很少。挨戶推門進幾家
書畫古玩店，不用說買東西，連我這樣走
進門東張西望，問問價錢，就顯得很意外
的了。我問：「生意怎麼樣？」回答是：
「不用提了！咳！我們可挨餓了！」我不
禁心酸，感覺一串熱淚墜落心頭。晚飯後
逛東安市場，我妻以法幣一萬元在攤頭購
得一尊石佛，付錢後，那老攤販抖擻那張
鈔票向旁邊人說：「我守了一天，纔開第
一個攤。」又在一個攤子上多看了一眼，
攤主人連着追問：「拿點什麼？」我連說

：「不要，不要。」走開時，聽見後面在
歎氣：「咳！生意不行囉！」出門叫三輪
車，一呼百應，車來爭座，幸運者搶得主
顧，一千元登好幾里路。我愛北平，却深
感北平要垮。北平如此，廣大的北方原野
怎麼樣？麥苗稀疏矮小得可憐，人民困苦
得不堪，這裏破城，那裏扒路，這裏又毀
礦，小民不當炮灰，便做難民。這情形，
看要整個垮了。在這時候，青年學生發
出「反內戰，反饑餓」的吼聲，還不是很
自然的嗎？

連日接觸，三教九流，談起國事，人
人搖頭，說到生活，更是歎氣。談話中，
人們常歎氣說：「這難關怎麼纔得過呵
！」我也在歎氣，但我不可不打破對面人
的希望。其實，今天情形，並非過關，乃
是陷坑。過關還有希望，陷坑却是愈陷愈
深。但這爛泥坑是可以跳出的，停止內戰
，馬上出坑！

參政會正在南京開會，參政員們有意
促進和平，我願在這裏高聲吶喊，遠為聲
援：趕快停戰！快快和平！這是全國人民
的要求，更是北方人民的生路！
(三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於天津)

本刊自本期起

每份售二千元

關於本刊售價，二卷十一期已有詳細
說明；我們希望儘可能的維持原價。但是
最近物價仍於上漲，白報紙曾漲到二十五
萬元一令，大公報的廣告費亦漲了百分之
八十，裝訂在這次罷工後，又漲了百分之
五十。本刊開支激增，無法平衡預算，我
們為顧全讀者負擔起見，已忍痛維持原價
至四期（全二卷十、十一、十二、十三期）
之久，不得已，自本期起，每份改售二千
元；請希讀者鑒諒。